

拉康研讨班 1 视频导读文字总结版

——运动中的思想视频系列

拉黑字幕组中文翻译、编辑整理

声明

1. 本翻译作品为非盈利翻译，仅供学习、观赏，严禁用于任何目的的商业用途！
2. 译者们都不是专业翻译工作者，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必然存在翻译质量问题，如有错误，请多见谅。
3. 一切权利归原视频作者所有：

<https://www.youtube.com/c/SingularityasSublimity>

中文翻译视频：[【中英字幕】拉康研讨班 1 导读系列——运动中的思想 哔哩哔哩 bilibili](#)

0 运动中的思想

Thought in Motion

拉康研讨班导读视频系列引子

拉康 (1901-1981)，法国精神分析学家，20 世纪下半叶巴黎学界备受争议的核心人物。

拉康的研讨会和散文集并没有以经典哲学论证形式创作，而是被认做真理的表现。这是有意为之的，因为拉康认为神经症的主要错误和产生根源之一在于我们误以为理解了听到的东西。拉康在第一次研讨会一开始就阐明，这种教学是对任何体系的拒斥，它揭示的是运动中的思想。这就是拉康的方法论。

本系列视频旨在剖析并帮助观众把握这个思想和运动。视频发布者不一定给出了对拉康的最佳理解，而是展示如何研究拉康的思想。本系列视频是对文本核心思想解析的尝试，同时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关于这些思想的表述也将不断推陈出新。

总结：

1、拉康的教学是对体系的拒斥，它揭示的是运动中的思想。

2、视频导读系列旨在剖析这种运动和思想，是对拉康思

想研究过程的展示。

阻抗的时刻

THE MOMENT OF RESISTANCE

1. 精神分析的目的

The aim of psychoanalysis

对应原书第一讲：《对弗洛伊德的技术性著作的评论的介绍》

拉康认为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毫无关系

精神分析的目的在于重新书写主体的历史，对主体的历史进行重构和复原，这与一般心理治疗的目的区别开来。

一般的心理治疗：帮助人们更好的面对情感上的痛苦，更好的控制自己的行为，通过各种各样的干预使案主从痛苦中解脱，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案主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他们自己对历史的理解。
(叙述者所选择的时刻也总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传达，使用预先确定好的风格的词语和短语，在阐述时强调一些细节，又忽略其他细节。在叙述的过程中有一定程度的确定性，就好像这就是事情的真实发生方式，认为没有其他方式来叙述这段过去。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将其改写)

重新书写的历史不再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而是一个在现在被历史化了的过去，精神分析的目的不在于回忆而在于改写历史。

我们的历史是他者经由我们而存在的历史

自我本身就是一种症状。自我是主体的一种误认。拉康：
“自我是人类的心理疾病”

这个主体是精神分析的焦点，也是超越个体维度的主体，它同时构成了个体的独一无二性（singularity）。

这里的独一无二性并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而是指他者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主体内，并通过主体而存在。（在这里独一无二性也可以被认为是物理学的意义上的点（即奇点 Singularity，在这一点上，函数的值为无限大，而无限指的是欲望的运动，这个运动通过能指的无限交换实现的。）

总结：

- 1、精神分析不是心理治疗的一种形式。
- 2、自我本身就是一种症状。
- 3、精神分析的目的是复原和重构主体的历史。
- 4、因为历史不属于个体的自我，而是通过主体而存在的他者的历史，他者构成了自我的独一无二性

2 作为症状的自我

ego as symptom

对应原书第二讲：《阻抗的时刻》

弗洛伊德关注的是主体真理的实现，他的方法不能简化为一种技术或科学真理。所以拉康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相当独特的科学，在这种科学中，它的真理根植于每一个案例的具体独特的经验中。但在弗洛伊德这里，分析经验的独特性 (**uniqueness**) 被推到了极致，从他试图建立和证明分析本身可以看出这一点。

独一性 (**singularity**) 并不是“人格的独一”或当代社会个人寻找个体独特性的这种趋势。独特的是主体的历史，它超越了有限性的限制。拉康由此反思唯物主义和弗洛伊德对癔症研究中的伪解剖学隐喻，即构成症状的核心 (**core**) 的观念性内核 (**nucleus**)。对弗洛伊德来说，这样的一个内核表征了一系列导致思想演变的串联。拉康将此解释为暗示一种具体言说物化或说赋予言说本身以真实性 (现实性)。

弗洛伊德在关于癔症的研究中指出：围绕在致病核周围的是一种思想的内容的排列。这些以一种不规则的、扭曲的方式连接在一起，组织成一条逻辑链，以迂回的路径从表层到最深层然后再回来。

拉康认为在结构语言学兴起以前，弗洛伊德缺乏概念性

的手段来表达这种言说和写作的物质性。如果弗洛伊德那时已经掌握了这些结构语言学概念，拉康相信他会认为是音素的连续性构成了这种扭曲的逻辑链。这种能指不是像论证一样展开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替换链接起来的。

自我是个症状：在沿着这条扭曲的能指链行进的过程中，我们开始遇到阻抗——由致病核表现出的一种正排斥力。这种阻抗与自我本身有关，并且构成自我的主要观念是致病核心。拉康曾说：“主体的核心——自我只是一个特殊的症状”。

反移情：在精神分析治疗中，阻抗主要指的是打破自由联想的基本规则，即案主必须说出想到的任何东西。作为阻抗的自我代表了言说的局限和所有的沉默，这样做就是在违反这一基本规则。并且在分析师那里还有一种更根本的阻碍，其表现就是“反移情”（counter transference）。

根据拉康的说法，“反移情”是分析师的自我在起作用，也就是分析师偏见的总和。当分析师在定位自己与案主的关系时，这时常发生，分析师刻画了一种双向关系，通过这种关系，分析师的自我与案主的自我产生了联系。这就是拉康所说的“双体心理学”，省略第三种要素，也就言说是本身。这种双向关系以相互幻想为特征，正是因此拉康派精神分析对所谓关系精神分析学进行了强烈批判。这种精神分析强调人际关系，而不是非个人的结构和驱力。反移情对于拉康来

说始终是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的障碍，这种阻碍不仅仅是个体心理问题，它也代表了精神分析的僵局。

不应对“自我”进行神化，“自我”本身就是问题所在。自我是精神的一种功能或活动，在精神分析中，它是这些思想内容的结合和堵塞。

总结：

1.精神分析是一门特殊的科学，它的真相位于主体的独特性之中。

2.症状的根源围绕着一个致病核，这个致病核是由言说的物质性思想内容组成的。

3.致病核是自我本身，它是对言说的阻抗的来源。

4.这样的阻抗不只在案主身上，也以反移情的形式出现在分析师身上。

3 反移情

Counter transference

对应原书第三讲：《阻抗与防御》

拉康认为达到精神分析目的不应把重点放在“此时此地”——将分析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放在优先位置，然后分析师通过这些信息来进行解读。这种解读的效果并不代表其真实性，而只是设法将主体带回他自我的统一感中。这种解读只是从一个自我到另一个自我或一个事物到另一个事物，这与投射相似，根植于自我与对应者之间的想象的双重关系。

正如拉康所说，感觉总是交互的。换句话说，自我总是相互映照。感觉对分析师来说是一种具有欺骗性的诱惑。经过适当的分析，分析师将会更有能力去爱案主，同时被其所排斥。受过良好训练的分析师也不会基于这种感觉形式，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更一个更强的、不允许分析师停留在这些激情的误导性诱惑上的欲望。(对无意识的欲望)

对分析师来说，最常见的是他们的反移情，这种反移情被错误的用于指导解读(阐释)。反移情或者专注于当下的意图的话语，是对分析工作的一种阻抗。分析工作的重点是在它与过去的联系中获得，对现在的认知重心是在它的与现在的综合之中，形成主体的历史。精神分析中真正重要的是关于工作的延续。这个工作被拉康理解为对无意识中意义的揭

示 (**revelation**)，特别是揭示那些主要被压抑的过去。

拉康的例子：一位案主在他的母亲去世不久后，仍成功地完成了他在电台广播的工作，而他在接受分析治疗时却又精神混乱。反移情的理论认为案主当前的精神状态是基于分析师自己的想法导致的，是分析师对案主在母亲去世后还能工作表示不满。拉康对此持反对意见，他指出，这种解读的效果并不代表它的真实性，广播面对的是看不见的听众，但听众不必仅仅包括生者，也可以包括死者。在这个层面上，他可能会后悔他的母亲没有看到他的成功。在另一个层面上，也许她确实是那些看不见的听众中的一员，也许他主要是说给她听的。但分析师错误地将目光转向此时此地，而不是过去，以寻找案主陷于混乱状态的答案。

过去不是简单的过去，过去不是关于实际发生的事情，而是一个主体的历史，而主体不是自我。所以我们必须超越两个自我，并分析揭示第三项——无意识，也就是主体。而分析师必须解决主体与自身之间错误的联系，这个主体与自身之间错误的联系，特别是拒绝为其承担责任，构成了症状的意义。

克尔凯廓尔在《无致死的疾病》中指出，自身是一种与自己联系着的联系。绝望产生于这种关系之中，我们无法调和这种关系的两极，并生活在他们的张力之中，这是对自身联系的否定。在拉康这里，这种错误的关系就是自我本身。

自我是以一种想象的统一体的伪装，把我们呈现给我们自己，而实际上这种统一并不存在。

而为其承担责任或承担一个症状的意义，可以想象为承担一个人的阉割，一个人的不可弥补的分裂。它还意味着为自己的欲望负责，承担被认为是外在的东西。这就是拉康如何理解弗洛伊德的“哪里本我曾在，哪里就应有自我”(**where the ID was there? The ego shall be.**)。在拉康的文章《弗洛伊德式的物》中他更喜欢把弗洛伊德的话翻译成：哪里曾有或哪曾某个有……那么成为有(存在者)便是我的使命。**(there where it was, or there where one was, it is my duty that I should come into being.)**

总结：

1.一种基于此时此地和案主的言行和意图的解读的精神分析会在解读症状的意义和精神分析目的上陷入错误。

2.更重要的，和应该指导解读的是主体的过去，以及过去如何在现在中恢复和重构

3.精神分析的目的是承认案主与其自身的错误关系，也就是为那不是自己的东西承担责任。

4.精神分析应关注第三项——无意识，尤其是被压抑的过去，它不属于分析师的自我，也不属于案主的自我。

4. 阻抗与移情

Resistance and transference

对应原书第四讲：《自我与他者》

阻抗：阻抗使其自身被感受为主体接近致病核，阻抗通常是在沉默中被呈现与话语之中。阻抗的出现代表着精神分析的基本规则（“说出一切想到的”，即自由联想规则）被（主体）打破了。正是在这种沉默中，移情出现了。（移情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它满足了阻抗的要求）

移情：分析师通过言说的中介而在场、成为了存在，这种通过使分析师在场，从而达成的对他者的设立，就是移情。在想象层面运作的阻抗，引起了既在能指交换的象征中，又在想象中运作的移情。

对于拉康来说，移情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拉康有时用“积极/消极移情”来表示情感的本质；有时用来表示对于治疗产生的效果）。主体的象征性决定因素通过移情得以显露，而这通常是通过重复。但同时，至少在移情的想象位面，当它在意识中表现为对分析师的爱与恨时，它也是阻碍精神分析工作进展的因素。（移情与反移情对精神分析工作的阻碍）

阻抗与移情之间的关系：阻抗，移情和记忆之间有一种关系，更确切地说，是与遗忘间有一种关系。阻抗会阻碍道出真相，阻抗将言说降为从更大能指系统中分离出的残余的

能指碎片，移情在想象层面那些被分离出的能指置换到了，作为爱、恨的对象的分析师的身上。

无意识：无意识是主体过往历史的一种记忆，而这段历史是由能指链组成的

实言与空言：移情满足了阻抗一种将会揭示无意识的充实言说（实言）（full speech）的要求。当言说停止时，它就降为空洞言说（虚言或空言）（empty speech），一种不能揭示无意识真相的言说。这种空洞言说不再来自无意识、主体，而是来自于自我并指向另一个自我的言说

他者与自我：分析师的在场是一个让案主在想象中运作的时刻，让案主将自己与他者如同自我与另一个自我一样联系起来，从而避开无意识的真相，并充当了一种阻抗的形式。

源于象征的言说也是令作为想象性的另一个自我的他者在场的原因

拉康的立体镜：拉康认为我们习惯于把象征与想象，或是本我与自我当作是可以分别对待的，相对的一对。然而拉康并不是这样看待它们的，他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立体镜式的视角。（立体镜是一种装置，它能对放在一起的两张从略微不同角度对同一对象拍摄的照片，营造出一种景深感以及体积感。）

扬弃与辩证法：齐泽克在他的《视差之见》中也聚焦于一个相类似的概念：在书中他认为，在处理二律背反或矛盾

的立场时，不应将它们视为相对的一对，也不应将他们合并为第三个立场。相反，我们必须在这些立场之间来回运动，并注意它们之间的无法重叠的间隙，即位于这些立场之间的裂隙。这偏离了常规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描述，但根据齐泽克的说法，这才是更加黑格尔的（辩证法）因为人们很大程度上误解了黑格尔的扬弃。扬弃并不是正题与反题合成某种简明的合题。所谓扬弃，是既废除又保留正题与反题

运动中的思想：对拉康来说，思想永远不会栖息于一个停滞点或停留在任何二元对立中，它总是在挑拨各种概念和立场之间的动态张力，这构成了拉康思想的核心。

总结：

- 1、移情的出现是因为它满足了阻抗的要求
- 2、阻抗和移情是一种遗忘的方式：即能指从更大的能指系统中分离出来，并在想象性的他者中重新定位。
- 3、在被重新定位于想象性的他者中时，案主可能会察觉到分析师的在场，因为他者只有通过言说的中介才能存在
- 4、若想要领会精神分析中这种有时看起来很矛盾的逻辑是如何展开的，我们必须学会从一种立体镜式的视角看问题，即，能够把握相矛盾的概念在同一时刻共存的那种动态张力的视角

5.自我与他者

The Ego, and the other

对应原书第四讲：《自我与他者》

实言和虚言的区别：

虚言：日常的，有目的的交流，一种已经被内置了或者是附加了理解的表述（因此，它并没有揭示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任何新东西）。对于拉康来说，这种言说不揭示任何关于或来自于无意识的真相

实言：虚言中的断裂处，口误，遗忘，搞砸了，表达失败的时刻。实言是通过形变（**deformation**）说出来的，而对于无意识真相的揭示就发生在这些失败的时刻。因此，实言不是寻常表达，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言说。因为它会在表达失败的时刻，在那些失败之后紧随的沉默和零碎的话语中显露出来。

实言不是中介，也不是表达，相反，实言是拉康所说的真实言说（**veridical speech**），也就是揭示了无意识真相的言说

揭示与解读：拉康：“弗洛伊德的所有作品都是在揭示的维度而不是表达的维度中展开的，揭示是我们在分析中所寻找的东西的终极根源。”

精神分析师所追求的正是言说的这种揭示性特征，也是

解读所发生的地方。解读不应被理解为阐明言说中有某些预先存在的意义。相反，它是要在重构主体历史的过程中生产一个含义。但正如拉康所提到的，解读中充斥着分析师有意的归咎和投射的危险，也可能使指向他者的话语从中介变成内含的暴力，因为他者被还原为与主体自我相连的一个功能。

如果言说道出了无意识的真相，而这个真相是被压抑的，那么什么正在被压抑？

压抑：要有压抑，就必须有被压抑的东西，和超越“被压抑”的东西。

压抑不仅包括行为本身，还包括超越压抑的东西，即压抑的原初核心，而所有次级/继发性的压抑都是通过它发生的，

致病核与自我：致病核和自我是相同的（自我就是是病原核），两者中都能产生/蔓延出阻抗。而阻抗本质上是一种自我现象。与此同时，最核心的压抑，即那个致病核，似乎会产生“一种正的排斥力”

阻抗的成因：1 作为致病核的自我 2 表达在言说上的阻抗（虚言）

言说上的阻抗是自我本身，而无意识核心的阻抗（重复）根本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阻抗，这里的阻抗正如拉康所说：“当揭示性的话语还没有说出来的时候，当主体不能再自行摆脱的时候，阻抗就产生了。他黏附于他者，因为压抑言说的东西无法获得他者。这种言说的功能被还原为与他者的关系。

如果言说起着中介的作用，那么这是由于它的揭示没有被完成。”

阻抗体现在自我与他者的系统中，在他者被体验的层面中定位了主体的自我所存在的层面。我们可能会说阻抗是当我们认为自己理解了别人说过的话和自己在说什么。它通过赋予言说一个明确的意义而使言说停滞不前。与重视确定性而非怀疑的科学真理不同，当涉及到无意识的真理时，怀疑比确定性更能将我们引向真理。

总结：

1. 虚言是位于自我领域中的言说。
2. 实言揭示了无意识的真相，这并不是因为表达的成功，而是因为言说的失败。
3. 阻抗发生在言说不再揭示无意识的真相之时，而且其体现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之间。

6.否定与肯定

Negation and Affirmation

对应原书第五讲《对伊波利特的回应》

阻抗的言说的来回 (seesaw) 运动：这个运动似乎是一个“实言”和“空言”之间的返覆（运动），“空言”由“自我”支持，并对他者（即分析师）言说，分析师正是通过移情而在场。拉康在引言的结尾指出：“自我”是一种异化的存在形式。

语言的交织运动：言说和符号在一个交织着的系统网络中起作用，其中的这些单个符号不仅与该语言系统的整体相关，但也与特定的符号相联系，包括与之相反的符号。这就导致了这些符号的溢出（overflowing）和超定（over-determined），在弗洛伊德的术语里，我们可以从“置换”（displacement）和“凝缩”（condensation）的角度来思考。

置换：在“置换”中，一个想法被重新导向另一个想法。在这里，通过投射机制，一个具有威胁性或不可接受的想法被归因于其他事物。（你生你老板的气，所以你把狗踹了。）

凝缩：在“凝缩”中，几个无意识的想法被聚集在一起，被集中和表征在一个单一的想法中。例如，关于一条蛇的梦并不对应于任何单一的解释，而是代表了一堆冲突想法的聚

合。

活着的语言：拉康指出（这些符号）不只是无意识的想法，言说和语言也是如此。对拉康来说，语言有它自己的生命，独立于任何有意识的自我。语言活着，而且它活得像一个外来物，是一种对于可能遭遇如此外来性的“自我”来说更接近主体的真相的内化的外在性。

作为异化的自我与言说：与“自我”格格不入的，正是“自我”所已异化的。这是因为“自我”本质上是一种误认，（自我）是一种异化的存在形式，通过作为一种拒斥起作用，一种从言说自身的启示性特征去认识它的弃绝，认为它自己是从其身体中显现出来的，而并非词语的主人。但是，而这就是关键，言说总是比其想意图表达的更丰富。这是它溢出和超定特质的一部分，与其认为语言是一种我们拥有的技能，不如更准确地认为语言寄居在我们身上，而这寄居是言说的先决条件。正是在这种语言学的过度（*excess*）中，分析发挥了作用。

对“否定”（*Verneinung*）与“承认”（*Bejahung*）的讨论：“承认”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肯定，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在无意识中没有否定，而自我正是对无意识肯定的认知失败。

象征与实在：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完全的拒斥（*rejection*），一种象征（界）的除权（*Verwerfung*）。在这种

情况下，象征（界）不是在一个人的历史中实现的，而是在外部世界中实现的。作为一种幻觉，外部世界成为直接的，且不被象征（界）中介的。因此表现被呈现为一种原始的，非符号化的实在（界）。如拉康所说的那样，不被识别的东西以场景的形式爆发在意识中。

所以我们这里有了个看似矛盾的地方。

“承认”是事物对主体来说存在的肯定，是能指的原始包含。当这消失了，当能指被拒绝，它进入了实在（界），因此成为直接切近的（非中介的）。如果我们不理解拉康意义上的存在是什么，这将会令人感到困惑。这里的存在更接近弗洛伊德讨论中的意思。关于存在判断的概念在那篇论文中，关于某物存在的判断，对它的肯定，是赋予某物其他性质的前提。语言赋予了这种肯定的可能性。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记住，那个不存在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是虚无，就像轮子的空中心会让它转动，罐子的中空性会让它被灌满一样。

认知与观看：对言说和自我的讨论揭示了两种关系模式，“认知”（Recognition）和“观看”（seeing）。认知涉及一种记忆或回忆，通过历史在一个人的生活中追踪这个能指。换句话说，它是主体在与未来的关系中重建过去的实现。“观看”或场景牵涉到一种追忆，有趣的是，拉康明确地将它与柏拉图式的理论型式联系起来。追忆是一种对过去的重现，就好

像它是现在一样，以一种体验的方式对过去事件的缓和。如拉康所说，精神分析的目的在于“认知”因此是记忆和回忆，而并不是追忆。

总结：

1. 自我是一种异化的存在形式。
2. 语言有它自己的生命，独立于任何有意识的自我，语言寄居在我们身上，而这寄居是言说的先决条件，因此言说总是比其想意图表达的更丰富。
3. 象征不是在一个人的历史中实现的，而是在外部世界中实现的。作为一种幻觉，外部世界成为直接的，且不被象征中介的。因此表现被呈现为一种原始的，非符号化的实在。

7.自我的作用

Functions of Ego

对应原书第六讲：《话语分析和自我分析》

自我的作用：误认

自我：有一种“自我”在出生时（或者在出生后不久）就已经存在。这个“自我”，出现在对客体的短暂自我认同中。这种认同的标志，是一种焦虑（自我是一种存在的焦虑）。这种焦虑阻止认同变得具有明确性。换句话说，“自我”无处安置。这导致无法获得任何固定的现实。

男孩的案例：一个男孩，他所处的现实，还尚未结构化、尚未区分化。在这种情况下，男孩没有使用语言，没有树立能指。当然，他可以使用能指，但仅仅用于索取（claim）。他会对客体有短暂的识别，但这些能指并没有获得固定的意义。意义只能通过注册进符号秩序来获得。

想象与实在：象征将秩序绝对地强加于抵抗文明的实在。实在是那种不能直接说出来，甚至不能亲身体验到的东西，但它只有通过一种外化的、幻觉的现实，即通过想象，才能达到其表现的维度。主体、无意识和本我是同一个东西，都处于象征界。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并不是由一组无组织的驱力组成的

总结：

1. 自我的作用是误认，“自我”无处安置，只能出现在对客体的短暂自我认同中，因此自我是对存在的一种焦虑
2. 象征将秩序绝对地强加于抵抗文明的实在。

阻抗的时刻总结：阻抗是分析的障碍，代表着对自由联想基本规则的打破。因为这种阻抗的时刻，是言语不再揭示无意识真相的时刻，因为这种阻抗的时刻，是言说不再揭示无意识真相的时刻，这样的阻抗不仅是案主的责任，也有可能，分析师才是阻抗的主要形式。他会将解读基于此时此地、案主的意图，和自己反移情来进行解读。相反，精神分析需要超越“双人心理学”（双体心理学），才能包括第三项——无意识。无意识不属于分析，而是属于大他者的历史，这段历史通过主体而存活。精神分析的目的，在于重建这段历史，并在分析中，承担起对这段历史的责任。也就是说，对自己无法解释的事情负责。要解读精神分析所承担的这段责任，基于随便某个时刻是不行的，必须要通过失败时的完整言语、错位和移位的能指中所表达的完整言语，才能来理解精神分析所承担的这段责任。这些失败揭示了无意识的真相。解读的目的还在于：打破空言，进行分析并使主体与自身的关系问题化。这种问题化通常被想象界所掩盖。

关于想象的话题

THE TOPIC OF THE IMAGINARY

8.光学图示：自我的模型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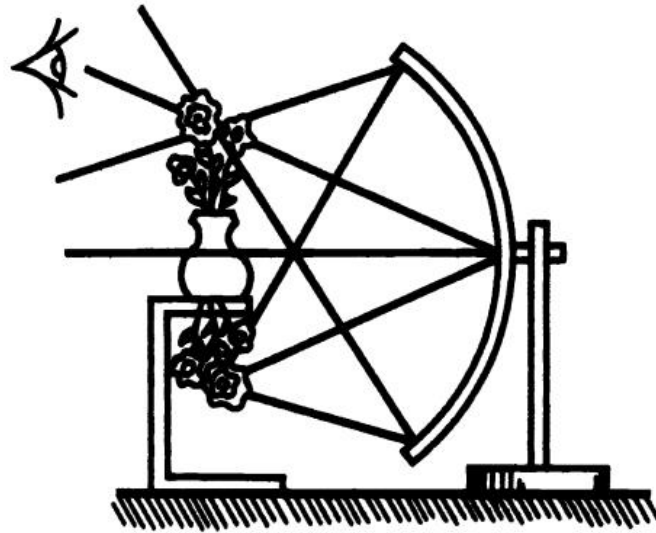
The optical schema

对应原书第七讲：《关于想象的话题》

拉康指出了自我 (ego) 的矛盾之处，一方面，自我拒绝实在 (real)，阻碍发展，是能指运动的停滞；另一方面，自我又使实在现身。他提出两个问题：

- 1.自我的这种冲突该如何调和？
- 2.在想象界和实在界的关系中，象征界扮演了什么角色？

拉康用一个光学模型来隐喻想象界 (the Imaginary) 和实在界 (the Real) 的关系。因为光学图像有虚像 (virtual) 和实像 (real)，虚像看起来可以很真实，而实像看起来像虚拟的。比如彩虹，彩虹是主观的、虚幻的，但可以被相机镜头客观地记录。这意味着，想象界与实在界有时可以融在一起。



The experiment of the inverted bouquet

倒置花束实验与精神分析：这个光学模型包括一个放在半球形容器内的凹面镜，前面是一个中空的盒子，盒子上的花瓶里没有花，真正的花倒吊在盒子顶端。当我们处于特定位置，就会看到花瓶里充满了鲜花的错觉。我们看到的不是真正的花束，而是真花通过凹面镜反射的成像。

在精神分析中，原初自我就像花瓶中虚幻的花束一样，由现实中的本能、欲望而产生。真花束代表本能和欲望，而盒子代表身体。原初自我最终会意识到它的身体，获得对身体想象性的掌控。这种想象性的掌控是与自我拉开距离，把自己当做他者的第一个环节，是异化的开端。主体也借此确定什么属于和不属于自我。

最后，眼睛即代表了主体，眼睛的位置决定了花瓶的幻象是否出现。所以想象界与实在界的关系取决于主体的位置，而主体的位置由它在象征界，即言说世界中的位置所确立。

想象界与实在界的分离：拉康的案例：四岁的自闭症男孩迪克，他对一切漠不关心，不与人互动玩耍，对待他人就像对待一件物体。在男孩这个主体上，语言对自我的定位机制在言说层面被打断。他经历了想象界与实在界的融合。象征（界）对于想象（界）与实在（界）的分离是必要的。通过在象征界中被定位，主体得以拉开距离观察自我，通过不让自我成为其门户（gateway）的方式来抑制实在界。

9.象征律令

The symbolic Law

对应原书第八讲《狼！狼！》

在研讨班 1 第八讲的开头，拉康认为精神分析能即刻得出 (the most immediate give) 言说的功能。The most immediate give 这个短语使人联想到经验主义，作为上升到表象的纯粹事实而显得毋庸置疑。但言说不能被当做客体那样分析，因为它有其内在逻辑，这一逻辑首先需要被剖析。尽管如此，盛名在外的拉康派精神分析总是基于言说的具体内容，而不是抽象的理论。

在第一部分之后，拉康区分了三种常见分析方向：

第一，阻抗和移情；

第二，移情和爱；

第三，神经症和精神病。

阻抗使主体无法说出完整的话语，在想象界层面运作。而移情在象征界，它在精神分析和爱情中为人们所熟悉。

最后，根据想象界的运作方式，可以大致区分神经症和精神病。拉康认为精神病是想象界和实在界未分离而导致的。在之后的研讨班拉康会进一步阐述它们的区别。

狼孩罗伯特的案例：

这个男孩几乎没有语言能力，只能不断嚎叫“狼”这个词。他的临床病史充满了虐待、被忽视和家庭破裂，和随之而来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缺陷：行为不协调，容易出现破坏性行为和情感的极端波动。

在讨论了“狼”的含义后，拉康看似把话题转向了超我和理想自我之间的区别，他把对二者的讨论和案例相联系。这两个术语经常被混用，实际上二者正相反：超我约束，理想自我总是在狂喜中膨胀。

象征律令——超我 (superego)：拉康把超我定位在明确的象征性言说中，作为律令的必要条件。律令是影响所有社会关系构成的基本原则，支配着所有形式的社会交流，包括交流本身。因此，律令根本上是关于语言的。

超我虽与律令有关，却揭示出律令的荒谬与无意义，甚至误认了律令本身，在色情中尤其如此——超我表现出纯粹的破坏性和强迫性，几乎总是违反法律道德。超我既是律令，又是对律令的破坏，表现为极端的无意义和盲目性。与其说超我是维系社会的道德支柱，不如说超我是更严酷的角色。超我与儿童的早期创伤有关，在主体的早期经历中运作，

拉康把超我与死亡驱力都归于象征界，虽然人们很少认识到二者的密切关系。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超我是死亡本能的聚合体，常常将自我往绝路上逼。

我们现在有了一条概念线索去理解“狼”这个词的功能。在这个案例中，超我被简化到一个无法被定义的单词——“狼”就是罗伯特的超我律令。

拉康认为狼孩处于实在界——自我混乱，言说停滞，退行至最原始的核心。然而这也是男孩自我定位并建构自我的基石。

这里有一个问题：“狼”这个词是否像拉康所认为的是一个象征符号？还是说，“狼”与想象界和自我有关，因为自我是想象界的功能。男孩的运动障碍不是神经系统的问题，而是自我统摄功能的失效。这表明更高层次结构的功能障碍，即想象界形成自我的功能，会影响更低层次感觉运动能力的成熟。

我们仍没有指明“狼”究竟对应了什么。狼孩不断言说“狼”可能是超我的表达。

但如果罗伯特是精神病，这或许意味着他并没有为象征界俘获，也有一套与常人截然不同的言说功能。

10 言说与力比多

Speech and Libido

对应原书第九讲：《论自恋》

象征（界）是精神分析最核心的东西，象征涉及到诠释（interpretation），特别是对阻抗的诠释。阻抗虽然是在想象的场域内出现，但却在言说的层面上运作，即阻抗阻碍了充实言说（实言 full speech）。

在这里，拉康将实言确定为一种表演行为，当它被说出时，它表达了主体的真相。

言说行为的作用不止是描述一种状态或试图展示现实，而是表达以某种方式行动的意图，并期望以某种形式得到响应（例如订婚仪式上的这句“你愿意嫁给我吗？”）。

拉康指出我们可以从言说交流的两个不同层面来思考移情。

首先是认知的层面，它将主体联系在一起，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就来自于象征层面的移情，它作为一种言说行为发挥作用，导致了主体的转变。

第二则是 communiqué（交流，沟通），它可以被理解为官方声明、公开分布，这样的言说行为涉及到主体就与言说本身以外的一些客体达成共识，在这个言说的层面上，我们在分析关系和想象的移情中观察到了另一种移情。

这种移情与拉康所说的激情之爱并不一样。这是一种依靠主体维系的爱，拉康将此与爱欲（eros）区分开来（他把爱欲定义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力量）。

这种从移情到爱的转变导致了对力比多概念的探索，拉康敦促我们不要把力比多放在实在中，也不要把它与自我保护的本能混为一谈。力比多尤其与性联系在一起，不同于弗洛伊德，荣格试图将力比多从其性的内涵中剥离和归纳，这样做的结果是对力比多的驯化，精神分析治疗因此失效。

拉康对以自恋的形式指向自我的力比多和所谓的自体情欲（autoerotic）作了重要的区分，自恋次于自体情欲，后者先于完全形成的自我，自体情欲一词涉及到的是一种力比多的自主性，在没有主体的情况下运作，因此它是在驱力而不是在欲望的层面上运作的。

自恋产生于主体历史上的特定时刻，由此形成了对理想自我的认同，正是在这里，对这个想象的对象（客体）进行了力比多的投入，最终将产生一个完全成型的自我。

然而，想象不仅指主体与其形成的自我的同一性的关系，还指主体与实在的关系，这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想象和实在的融合，还应该被理解为象征是被用来重建一个人的世界的方式，拉康将这称之为“象征的非实在”（symbolic unreal）或以非实在为标志的象征。

总结：

- 1 充实言说表达了主体的真相。
- 2 言说行为表达了以某种方式行动的意图，并期望以某种形式得到响应。
- 3 以自恋形式指向自我的力比多，形成了对理想自我的认同。
- 4 自体情欲涉及到一种在驱力的层面上运作的力比多的自主性。

11.自恋与力比多

Narcissism and Libido

对应原书第 10 讲：《两种自恋》

力比多 (libido)：根据拉康的说法，弗洛伊德的发现是将力比多与神经症联系起来，将神经症视为一种间接满足力比多的方式。但这让关于精神病的力比多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这就留给了他以前的弟子卡尔·荣格来给出答案。他的回答是：精神错乱源于颠倒变形的力比多。他之所以能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首先从性的意义上看待力比多，同时力比多也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能量，与自我相结合，所以在自我和性欲之间没有真正的缝隙。这导致弗洛伊德指责荣格是泛神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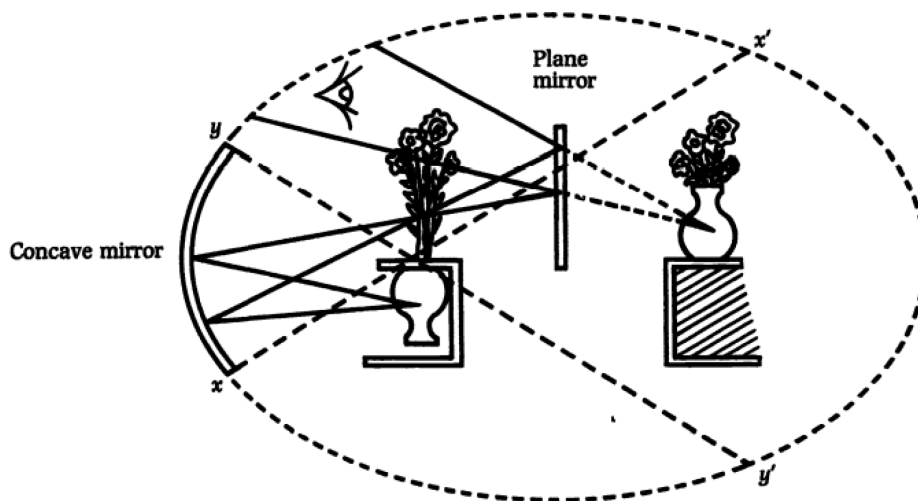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保持两种驱动力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是为什么呢？弗洛伊德表示，也许在更早的时候这两种驱力有一个共同的能量来源。自我驱力和力比多是混杂的，不可区分的。然而，这个早年的阶段超出了精神分析可以触及的范围。因此他强烈主张精神分析学在这两种驱动力上建立它的理论。

他使用了遗传学的类比，在这个类比中，一个人与其他人类都拥有一种普遍亲属关系，因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通过基因相关联的，所有继承下来的特质都有重要意义。换

句话说，把所有的东西都归为一种驱动力将会抹杀精神分析理论的独特贡献。

自我是如何从力比多中产生的？：拉康重温了弗洛伊德关于生物起源的思考。弗洛伊德提到了进化中的微生物理论。在这个理论中，有一种不朽的物质通过生殖细胞传播，然后是寄生的个体，它已经死了，不过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实际上，**个体是一种传递不朽实体的工具**，这与理查德·道金斯提出的自私基因的概念是一致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其中涉及的结构机制，因为这不一定是生物机制。根据拉康的说法，**这种结构机制包括想象的功能**。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功能往两个不同的方向分裂。我们有现实的结构，这种结构动物和人类都经历过，**但接着人类经历了另一个结构，其中涉及到一种根本的异化**。

为了理解自我的这两种功能，拉康回到了光学图式，这次的图与他上次提出的有一点不同。



Schema with two mirrors

我们继续使用凹面镜，这次的镜子与眼睛在同一个方向上，但这次反过来了，花瓶是倒着的而花束是直立的。这里提供的是两个映像：一个实像和一个叠加在上面的虚像。真实的图像涉及现实的结构，涉及所谓的初级自恋，在现实中被组织成一个整体，并使用某些运作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身体合一的经验及其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有关。因此，动物和人类都要经历这个过程。不同的是，对于动物来说，它们的现实结构非常有限，它们的策略最终局限于生物繁殖。我们把它放在想象界中去理解，因为动物确实依赖于诱饵：一种视觉对象，可以诱使有机体繁殖。

但在此之上还有第二层，这是人类独有的，因为人类并不局限于用某些预先形成的框架来构建他们的世界，这些预先框架的形成只基于生理性别和生殖。这开启了第二种自恋的可能性，这是建立主体基本异化的原因，它使得力比多的

存在得以实现。

在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出海德格尔的影响。这个理解是合理的，因为在海德格尔的理解中，世界不仅仅是自然世界，而是意义和关系的世界，理解的视野以及存在。现在，拉康作出重要的区分，这是一个力比多的存在，而不仅仅是**此在 (dasein)**。因此，这种存在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在被塑造的关系中，揭示了性的独特社会化。所以这个存在的诞生是通过与他者的关系以及与他者的认同产生的。这另一种也叫第二自我 (alter ego)，或理想自我 (ego ideal)。所以这种与他者的关系提供了自我理想的反映图像，它构成了你的原始自我的基础，一个仅仅基于对他者的反映的自我，这就是为什么它建立了一种根本的异化。

总结：

1、弗洛伊德将神经症视为一种间接满足力比多的方式，但关于精神病的力比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对此荣格的回答是精神错乱源于颠倒变形的力比多。

2、弗洛伊德认为也许在精神分析可触及的范围外的早年，自我和力比多有一个共同的能量来源。自我驱力和力比多是混杂的，不可区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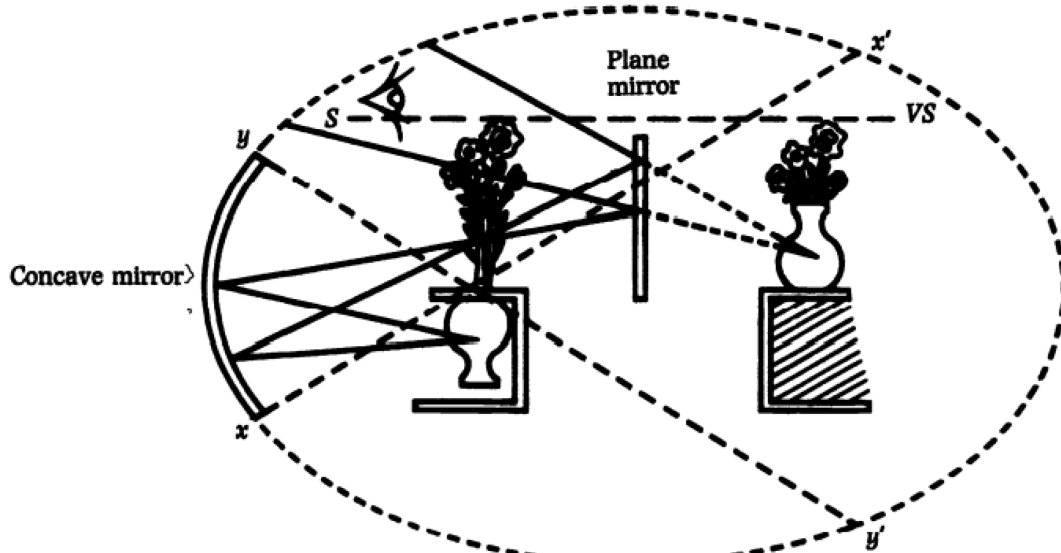
3、人类在进化中产生出一种独有的结构，自恋的自我是力比多的储存处，人类形成的理想自我由他者的反映构成，

这是一种异化。

12 拉康的“自我”

Lacan's ego

对应原书第 11 讲：《自我理想和理想自我》



Simplified schema of the two mirrors

在拉康的光学图式中，镜子代表了镜子的映照功能，它可能在暗喻某人的父母具有类似的性质，或者更广泛地说，指的是符号化的他者对个人和实在（界）的中介作用，并因此构建出了想象界。镜子倾斜的程度受到象征界的支配，依据镜子的位置，主体可以有不同程度的整合与分解他们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经验。

图式右边的花和花瓶是展现出了人眼看见的东西，而真实的图像是看不到的。在并没有使用凹面镜的情况下，镜像平面的折射并没有创造出一个实像，而只是在观察者眼中形成了虚像。

实像是否代表了拉康在以后的研讨会上所说的“自在之

物”？人们这么说是因为这个东西也从来没有显现过。相反，失落的客体才是欲望的源头。

虚像代表着想象中的身体的一致性，它也代表理想自我。理想自我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形象（图像）看做是整全的、统一的，在各个方面都很完美。它让主体变成自恋的俘虏。

拉康注意到，动物的交配活动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它们被异性展现的用于引诱交配的形象俘获。不同于动物，人类似乎通过置换来定义这种俘获活动。人类的俘获本质上是自恋的。因此，需要伴侣才能建立的性关系最后变成了实质上自慰性的。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不可能有性关系，因为爱总是位于想象界。

根据拉康的说法，虚拟主体是我们第一次在自身之外看见的人类形态的自我。主体的位置，就像左边的原初主体，是由象征界决定的。因为它是虚幻之眼的折射，也就是说，镜中观察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是他者。

虚拟主体最终会被认同为自我理想。理想自我是在想象层面运作的，而自我理想是在象征层面运作的。它支配主体的位置，负责想象界的结构。

理想自我从镜像阶段中生成，新生的自我被其俘获并将之识别为自我形象（图像）。自我理想是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消退中出现的，并通过二次认同而内摄。

最后，理想自我被镜像客体所俘获，而镜像客体在某种

程度上是通过投射过程创造出来的。相比之下，自我理想表达通过象征关系表达自己，包括言语能指和律令，并鼓励通过崇高化（升华）的过程重定向力比多能量。

这就引出了自我、超我、以及它们与自我理想之关系的开放性问题。超我寻求自我理想的自恋式满足，并监视着实际的自我，但并不鼓励崇高化，而是鼓励压抑。虽然自我理想在律令内运作，但超我似乎错误地认识了律令，因而成为它自己的律令，因此超我的行为同时具有虐待和受虐的性质。

拉康将爱与迷恋联系在一起。拉康意义上的爱是在想象界中运行的，它寻求理想自我的想象界的完美和统一。拉康认为，爱是在对象的世界中，自我理想与理想形象的相遇，这样的强烈迷恋之感将导致堕落，走向疯狂。

总结：

1.拉康的光学图式是对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之间的关系隐喻。

2.理想自我是在想象层面运作的，它是想象中的身体的一致性，使主体变成自恋的俘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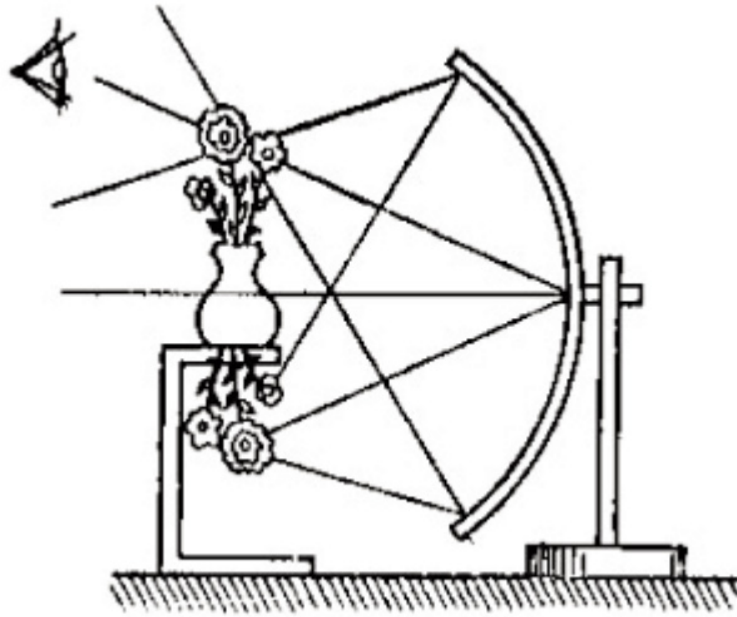
3.自我理想在象征层面上运作，它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消退中出现，并通过二次认同而内摄。

4.超我寻求自我理想的自恋式满足，但由于对律令的错误认识，其转而鼓励压抑以获得快感。

13.光学图示与动物

optical schema and animal

对应原书第 12 讲：《时间性的发展历史》



1 我们如何借鉴光学图式来理解动物的世界？

这个光学图式的呈现最适合代表动物的世界，在这里没有平面镜。相反，此处的眼睛位于一个散发光线的锥形范围内，在此锥中可以对真实图像（实像）进行综合感知。形成的图像由真实对象和它在凹面镜中的反射构成。

关于真实图像的两个理解是：真实对象（客体）是未经感官过滤的现实。真实图像则是经过大脑感知器（凹面镜）过滤后的环境。它证明了存在一个通向客观现实的纯粹入口

这一迷思是错误的。环境总是已经被每个动物独特的感知模式所结构了，所谓“世界”，呈现于基本生物学层面上时，在各物种那都是不同的。

真实图像代表真实对象的反射的想象的结构。不过动物会被它所见到的真实图像所俘获，出现为了繁殖而产生的对性本能的激发。于是我们就窥见了死亡本能。与物种本身的永恒生命相比，个体是已然死亡的。就此而言，动物在这个图示中基本没有任何运动。动物被描述为它们被困在有限的想象状况中，这使其很容易被诱惑。

2 人的要素在何时以及如何发挥作用？

对人类来说，因为种种原因，欲望的追求与其满足之间产生了差异/缺口。

因为这种不完美，人就会幻想一个完美化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能够获得这种满足。

在此基础上，我们便可以引入平面镜，它将一个拥有掌控力量的形象以理想自我的形式反射回来，也可以说是主体将自己的形象投射到他者之上；反过来，他者身体的形象，连同主体想象的掌控和完美，被主体挪用并用于定位其欲望，这就是区分出自我意识的时刻。同时它也会生产出一种基本异化，借此自我会将他者指认为其自身和它的欲望，于是它

便导致了自我的次级自恋，定义出了自己的失败。(拉康：人的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

3 象征秩序在图式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由于，现实和想象之间存在着不匹配，为了不落入这一差异导致的毁灭性境地，主体需要第三者（语言）来中介，语言符号的转化作用引入了一种区分，使得一种新的与他者的关系得以可能。语言重新定义了主体并将其定位于一个由更大的结构所支撑的独特的关系网中。这个更大结构背后的法则同时超越了结构内的个体，同时由语言生产出（而非被主体的主动能动性所调配）的符号支撑着那个主体。这个主体本身包含于这些符号中，并受制于符号网络。

历史的回溯性逻辑：历史并不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也不能用一般的、线性的时间来理解。事件的意义只能在事实发生后才会被赋予。未来对过去可能性的重构是理解的必要条件

总结：

1. 动物们和人一样都要用眼睛去对真实图像进行综合感知，视线经过凹面镜的处理后形成真实图像，它们会被其俘获，困在有限的想象状况中。

2. 人的要素主要在欲望的追求与其满足之间产生了差异时发挥作用，通过投射自己的形象到他者上，用他者身体的形象连同主体想象的掌控和完美，来定位其欲望。区分出自我意识。这也导致了自我的次级自恋和定义自己的失败。

3. 现实和想象之间存在着不匹配，因此主体需要第三者（语言）来中介，语言符号的转化作用引入了一种区分，使得一种新的与他者的关系得以可能。

超越心理学

BEYOND PSYCHOLOGY

14.欲望的跷跷板

The See-saw of Desire

对应原书第 13 讲：《欲望的跷跷板》

1 自我和主体之间是什么关系？

问题的困难在于：虽然自我似乎在发展中是最先抵达的，但人们不能脱离与主体的关系来理解自我。我们需要从一个开端——格格不入（the misfit）切入这个问题。

动物只能通过有限数量的先天图式，或格式塔（gestalten）来构造它们的环境，这些格式塔完全符合现实环境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人类与动物对比，在结构化他们的世界时是格格不入者。人类调度了基本驱力、局部行为模式、特殊的力比多投注的混乱状态，而不是进行相当直接的力比多投注，导致了世界和自己之间的流产。人类这种动物着眼于自身之外，而不是部署现成的内在策略来满足。但在向自身之外索求的过程中，主体并不是通过某个自然对象来寻求一种直接的满足欲望，而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欲望本身欲望着欲望。它寻求的是找到它的欲望，而不是实现欲望的满足。这种探索

引导主体在他者的欲望中识别自己的欲望。主体寻求对其欲望的认可，但主体的一部分拒绝知道有关这个欲望的任何事。主体在他者的镜像中确认自身，将他这点欲望误认为自身的欲望。正是在这种他者的镜像中误认的欲望，特别是对他者的身体，一个人获得了一种异化的自我表征。

为什么主体的一部分会寻找这种异化的认同？想象的认同为主体提供了尚未在其中获得的掌握感的假象（表象）（*semblance*）。人类是早产儿，处于一种无能的状态，我们的生活完全依赖于他者，他者则能给我们带来我们无法给予自己的成就，因此我们寻求我们之外的拥有掌控力的人认同我们。

镜像阶段包含了我们尝试拥有我们所没有的东西的行为。通过投射在他者中看到自己，然后把他的形象假定（承担）为我们自己，但我们自己是一种异化的，误认的形式。就像镜子不能准确地反射我们给它的东西，而是以颠倒的自我形象（图像）回到我们身上。形象（图像）中有一些关于我们的东西，但也有一些不是我们的东西被添加进去，主体中执行这种功能的要素被称为自我。自我被认为是主体的静态形式，它困在一套身份认同中，一直在对呈现了我们理想自我的他者的爱与迷恋以及一种对作为我们异化之景象的他者的仇恨之间摇摆。

2 什么是欲望的跷跷板？

欲望的跷跷板，是自身和他者之间的来回交换，在此一个人将他们破碎的欲望投射到他者身上。这种交换在一系列连续的认同中一次又一次地发生。然而这种交换是虚幻的，它产生了一种异化的效果。被认为是自己的东西，其实是对自己欲望的根本性误认，因为我们得到的是他者的欲望。他者的欲望，也是爱与恨的根源。最终，语言将在这里介入，以调解对欲望的认识并促成与他者之间的和平，将主体从僵化的自我认同中解放出来。

精神分析的目的是思考这种误认背后的知识——一种存在于主体内部的知识是什么。

这个知识指的是主体欲望的真理。自由联想通过解放一个人与语言的关系来帮助这个过程，剥夺了这个主体与他者交谈的固定惯例，这有放松自我对主体的控制的效果。

3 我们如何理解受虐狂与想象及象征的关系？

拉康把受虐狂定位在想象界和象征界之间的重叠。所爱对象的缺失被象征层面的引入所取代。对客体的想象之爱现在可以被主体象征性地掌握，主体从创造客体的存在中获得快乐，然后随着语言的使用迅速地消失。弗洛伊德的孙子的

著名案例和超越快乐原则可以用来说明这点。

弗洛伊德的孙子想念他的母亲，通过玩棉线轴游戏，替代他的母亲，来克服自己因母亲缺席所产生的不好的感受。将一个绑在摇床上的棉线轴，不断地抛出去，然后又将它拉回来。每次抛出时，他会喊出“Fort（离开）”，拉回来时则说“Da（这里）”。弗洛伊德在一部阐述死亡驱力概念的作品中谈到了这个例子，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破坏性的重复是如何在试图掌握痛苦经验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为一个人如何通过诱导自己的痛苦来获得快乐提供了一个基本原理。

16 被压抑的存在

Repressed being

对应原书第 15 讲《压抑的内核》

1 创伤与象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这堂课中，拉康重新考察了狼人的案例。这个案例涉及到一个抑郁的人，他的分析集中在他小时候做过的一个梦，他看到六七只狼坐在他窗前的一棵大树上。最终提出一种解释，它揭示了一件发生在（他）幼年时的原始创伤——在 6 到 18 个月大的时候，孩子在背后目睹了父母的性行为。

拉康用”冲压“(prägung 也译作烙印)这一行为学术语来表示”狼人“案例中案主幼年时的铭印行为(一种不可逆的学习模式，通常在一段短时间内，环境的刺激会被长久的植入个体的行为中，看起来就好像后天习得的一样)

拉康利用狼人这个案例来发展他对创伤及其与象征的关系的理解。拉康将冲压定位在想象(界)中，并特别提到术语的内涵是打击或具有冲压效果。然而在”狼人“这样的案例中，创伤性事件不是立刻就显现创伤性的，而是在人进入象征的世界后，回溯性的成为了创伤。压抑和压抑之物的回归相同。

而象征施加的压抑使冲压追溯到那创伤性的特征，并通

过特定的能指自由漫游，以一种与象征系统不一致的方式表达自己（如症状、梦境、口误）。这种情况可以被认为是不成功的压抑的一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象征没有充分地整合这些生活事件。

2 成功的压抑是如何构成的？

成功的压抑则是指压抑没有回归去追溯那些创伤特征，一个人的想象界原初场景已被整合和遗忘，甚至连遗忘它（这个行为）都已被遗忘。这种遗忘与“无蔽”（*aletheia*）类似，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存在者的存在通过无蔽与遮蔽（*lethe*），也就是启示和隐藏的动态张力披露其真理。这就是真理中的辩证张力。

对拉康而言，世界上没有本真的存在（者），本真性也不是主体性最原始的起点。更确切地说我们总是已被海德格尔所谓的“常人”（*the they/Das Man*）插入，我们从“常人”那里接受我们的存在，因此，我们的主体性诞生于一种根本的异化。最本真的自我是源自，最初的非本真性

3 超我是如何显现的？

拉康认为超我第一次是以传感器（*sensor*）的形式出现的。

在弗洛伊德的作品中，这个传感器通过欺骗来运作。无意识的出现是因为说话的主体可能撒谎，这意味着主体并不等于他说的。超我让象征世界一部分可接近，一部分不可接近使得这个谎言得以可能，象征系统的分裂相当于无意识的出现。而如今，超我已经变成了一个类似法律，却比法律要求的还要多的存在，就像一个人被抓到偷窃，按照法律他就要遭受痛苦刑罚一样。即使象征律令的一部分不再在一个人的语言社区中运作，它仍然可以发挥作用。

律令就像一种不和谐因素被创伤性事件推到前台，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原始创伤与象征元素之间存在某种合谋，创伤性事件导致超我出现。从强迫重复的概念上我们可以理解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象征的一部分可以因为与事件的某种关系从更大的象征系统中脱离，并以某种方式不断重复自己，这似乎是出于超我对主体的攻击目的，而攻击是为了换取来自原初创伤的象征性把握的享乐，于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一点上，症状的出现和超我的出现在此交汇。而自我等同于症状，自我与超我似乎有某种亲密的关系，**因此仅仅命名欲望是不够的，得在想象的层面处理主体。**这只是分析的第一阶段，而在第二阶段，分析师必须占据超我的位置。这将是重新定位主体与象征的关系，尤其是超我本身。

总结：

1.创伤与象征之间的关系是：创伤性事件不是立刻就显现创伤性的，而是在人进入象征的世界后，回溯性的成为了创伤，而象征施加的压抑使冲压追溯到那创伤性的特征，并通过特定的能指的游荡，以一种与象征系统不一致的方式表达自己（如症状、梦境、口误）

2.成功的压抑是如何构成的：压抑没有回归去追溯那些创伤特征，一个人的想象界原初场景已被整合和遗忘，甚至连遗忘它(这个行为) 都已被遗忘。

3.超我的出现是由创伤性事件导致的，它以攻击主体来换取来自原初创伤的象征性把握的享乐， 因此仅仅命名欲望是不够的，得在想象的层面处理主体。

迈克尔·巴林的死胡同

MICHAEL BALINrS BLIND ALLEYS

17.萨特与凝视

Sartre & the Gaze

对应原书第 16 和第 17 讲：《对巴林特的初步干预》和
《客体关系与主体间关系》

巴林特理论的五个难题

巴林特的理论可以被理解为客体关系。他区分了爱的两种模式：前生殖器的和生殖器的。

前生殖器（模式）的重点在于它的需求是被满足它的对象（由母爱代表）所饱和的。前生殖器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缺乏对他者和他们的需求的认识，这种情况随着生殖器模式的爱而改变，主体开始承认他者为主体，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并把自己考虑进他者的享乐相关的各种要求中，因此，生殖器模式的爱标志着一种性心理的成熟，使满足客体关系成为可能。

拉康指出，巴林特的理论至少有五个难题：

第一，它忽略了从一开始就存在的早产和胎儿化特征。这以人类婴儿对其照顾者的独特和长期的依赖为标志，并在

我们这个物种中产生了一种永久性的生物学不稳定性 (biological instability)。

第二，巴林特的爱的理论存在矛盾。如果前生殖器（模式）是以一种自闭性的封闭系统为标志的，那么在生殖器之爱中出现的识别能力从何而来的呢？换句话说，主体间的能力是如何从原初之爱的封闭系统中出现的？拉康在这里没有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导致他得出结论：这个理论进入了一个死胡同或理论僵局。

萨特的他者——萨特的主体间性：

第三，巴林特的理论没有考虑到儿童的多态性倒错。儿童的倒错提供了一种优先的生存论可能性，允许在我们身上撕开并形成一个缺口，允许象征性的东西进入，因此产生了承他者为主体的可能性。

这是因为倒错需要第三项（第三者）才能发挥作用。为了说明这一点，拉康借鉴了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对凝视的分析。萨特一直在描述主体性对它本身来说（自为的）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是自为存在（意识），与自在之物（可等同于客观的身体）相对立。

但我的存在还有另一个维度，这是一种做“我”的经历。

当我把自己作为“我”体验时，我所采取的态度是打量这个世界，并赋予它我为它所规定的意义。然而，当我体验到我自己是“我”的时候，这根本性地改变了我的体验。

萨特举了羞耻感的例子，这是一种只当我在他者面前时才能接触到的我与自身的关系。当我做一些尴尬或奇怪的事情时，我并不会感到羞耻，除了当我意识到他者已经注意到我做了一些尴尬和奇怪的事情。因此，**他者中介了我与“我”之间的关系，这便是我为他者的存在。**羞耻感是一种承认的形式，它是当我意识到作为他者的对象而被批判和看待时的“我”时的结果。因为我只有通过他者才能获得自己的某些部分，所以他者是我实现自己的必要条件。一旦我考虑到这个他者是个像我一样的他者，他也像我一样看到客体，那么我就可想象我自己作为他者看到的那些客体之一，我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对象（客体）。所以，他者的“看”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行为，而是另一个主体的行为。这目光并不是真的来自眼睛的目光，眼睛只是支持看的感觉器官。

在书中，萨特做出了他最著名的声明之一：**“我最初的堕落即是他者的存在。”**萨特使用了一个可以被描述为偷窥者或嫉妒的情人的例子。这个人通过钥匙孔窥视，试图看而不被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自己好像是在完全的事实性和自由中，做出各种选择，应对各种限制。然而，在偷窥者听到脚步声并意识到有人在注意他们的那一刻，整个情况都

变了。第一次，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存在。之前我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到我所感知的事物上，但当他者到来时，我经历了他们的目光，我的自由就反过来了，我经历了羞耻。这向我揭示了我是谁。

在这种因目光而羞耻的情况下，他者成为了我的主人。我体验到自己被疏远，被移除，与我的可能性脱节，不再是我处境的主人。如萨特所说，“**他者是我的可能性的隐秘死亡。**”这一节的末尾的开始简要地提到了上帝，他成为了被推到极限的他者的概念。所以这目光甚至不需要来自一个真实的人，它可能是一个计算机算法，也可能是一个无形、无所不在、全能的他者。我想象他在我的每一个想法和举动中看着我。

拉康指出，从最初的自闭症状中是很难确定主体间性的能力是从何产生出来的。拉康认为儿童的多态性倒错是由于人的早产造成的永久性生物学不稳定性。倒错是需要一个他者来维持的。一个人不可能对一个客体有虐待狂或受虐狂；他需要另一个主体。因此，这种原初倒错构成了第三者进入婴儿和母亲之间封闭的二元关系的必要开口，从一开始就如此。这是巴林特的理论中缺少的一种激进的或原始的主体间性。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初看起来是两个人的封闭系统，陷入了一个从根本上说是自恋的想象的关系。我看你，你看我。

但第三项牵涉到“我被看见了”的认识，以及知道他者知道他们同时也被我看见。现在我们成了别人的主体。而这第三个项正是通过对符号的操作给出的。

第四，巴林特没有认识到语言现象在主体间性形成中的作用。我看到的他者只在想象的层面上运作，但我在被看到时所遭遇的主体是通过语言的运作从而获得它的实存的。命名，从生命的一开始就开启了想象中的象征，象征将以越来越复杂的方式构造想象，塑造一个人的想象性承认的转折，一个人的想象性承认的原始捕获可以通过拉康在其他地方所说的转喻和隐喻行为象征性地转到其他东西上。想象只有通过象征才能被接触，因为它是在成人的言说(adult speech)中实现的，尤其是贯穿其中的孩童般的语言。也就是说，通过言说出现的错误和失误，才能进入主体的被点亮的历史，那是由欲望的跷跷板所塑造的历史，在想象性认同和象征性内摄之间滑动。

第五，巴林特从孩童的经验开始，并以此推断成人的经验，这使他陷入了各种困境。不同于经验科学中的线性因果推理，精神分析的运作方式是回溯性的逻辑，即后来者决定先前者。在实践上，被分析者早期的创伤只有在引入象征(界)之后才会获得创伤性的实质，而象征(界)本身回溯性地从一开始就存在了。

总结：

1.巴林特的理论存在许多逻辑上（即使以他自己的逻辑看来）的自相矛盾。

2.他者是主体实现自己的必要条件,他者中介了“我”之间的关系。

3.主体通过语言的运作从而获得它的实存。

4.精神分析的运作方式是回溯性的逻辑。

18.黑格尔与主奴辩证法

Hegel and Master-Slave Dialectic

对应原书第 18 讲：《象征秩序》

1 拉康对主体间性的分析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有何关系？

凝视和倒错两个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凝视是通过倒错表现出来的。在施虐的例子中，施虐者通过被折磨者的凝视来维持欲望。这整个情境是一种在想象中展开的极限体验，却又被象征隐含地建构起来。

拉康引用了黑格尔提出的主奴关系来说明这一点。

黑格尔指出承认 (recognition) 是人类欲望的核心。(《精神现象学》的“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和非独立性；主人与奴隶”一节) 承认总是通过他者中介的，他者必然是另一个主体，而不是单纯的客体。我只有在另一个和我看到他们一样看到我的人身上，才能看到我自己。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我欲望着的，他者的认可的可能性。黑格尔认为，欲望消耗它所享受的东西，通过使自己的享乐之物完全成为自己意识的一部分，有点像吸收食物。如果我的欲望完满了，我就会失去认可我的另一个主体。

我们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其与拉康关于倒错的讨论

的相似之处，倒错通过维持欲望，以及在把他者变成客体和把他者承认为主体之间这种不确定的危险状态，达到了承认的极限。施虐者在欲望的跷跷板产生的裂缝中，在镜像关系中玩耍。

那么，黑格尔是如何看待承认的发生的呢？首先，一个纯粹的自为存在在我们的直接性中与我们自身相联系。在这里，直接性指的是一种对生命的尚未发展的基本关系。这是一种传递自我确定性的关系，而不是知识或真理。相比之下，中介性是一种概念化，是对世界事物的反思。它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结合在一个关系中，置于某种第三项事物之下，第三项事物是一个统一其他两件事物的概念。我与自己的直接关系是在反思之前对生活的沉浸，但是当你意识到另一个像我自己一样的主体时，自我意识通过在他者中获得关于我自己的知识而实现（见上个视频中讨论过的萨德的偷窥狂的例子）。意识必须在把他者作为另一个主体来把握的过程中外化自己，而他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这两个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出了第三项，即自我意识。

再一次，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与拉康声称的“象征进入了想象关系”的相似之处。为了达到这种自我意识，为了从自为存在到为他存在，需要冒着生命危险与他人进行殊死斗争。在这里寻求他人死亡的风险在于，他人会认识到有人可能会导致他的死亡。这是意识到他者的主体性的最初时刻。死亡

的威胁把我们从生命的直接性中唤醒，因为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对方在想什么，以避免他们可能带来的伤害。这将这场斗争定义为凝视的辩证法，在这里我想象其他对我的意图的探测，他认为我要去哪里，所以我现在不在哪里。这就要求我对自己的意图进行一种自我反思，因为我现在试图掩饰它们，不让别人看到。换句话说，我学会了撒谎。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通过他者的眼睛来看待自己的想法。类似于霍布斯主义在《自然状态》中，一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与它不同的是，虽然被铭刻在这场斗争中，但我真正渴望的是承认。

如果我杀死了他者，我将获得短暂的满足，但当我消灭了他者时，我也失去了获得他们承认的可能性。因此，下一个最好的选择是占据上风，把对方变成奴隶，要求他们放弃他们的自为存在，而只为主人而存在。这就是建立主奴关系的原因，也是统治者相对于臣服者的地位。主人只为自己而存在，而奴隶则被迫为他人，也就是主人而存在。奴隶被置于他们必须为主人中介的事物的关系中，而主人随后就能享受这些事物。

拉康提出这一点的方式是，主人在双重关系中确立了他们的优势，这种想象的关系使得将法律强加给奴隶变得可能，这种法律要求他们为主人的原乐而劳动。这种安排的困难在于，主人无法从奴隶那里得到任何真正的承认，因为那需要奴隶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而主人不能允许奴隶变成那样。

所以主人的真理仍然存在于主人无法触及的奴隶身上。

2 存在的裂缝 (gap of being) 是什么意思?

通过对移情的平衡理解的探讨，拉康阐述了言语的功能，注意到它总是有一个模糊的背景，一个超越言语和如此不可言说的地方。这种言语的超越，就在言语本身的维度之内，作为言语经验中被掏空的维度。这种被掏空的言语维度被称为存在的裂缝。这是分析经验中确定主体的地方。拉康将在后面描述这种对象征的引入是对实在的切割。

拉康注意到，分析经验的开始包括虚假的言说或说谎的言说。这一概念认为，事实上，言语使说谎成为可能，因为言说通过说明什么存在 (what is) 和什么不存在 (what is not)，使得对真理和谬误的判断成为可能。这并不是否认在语言出现之前存在着一些潜在的现实，一些难以忍受的东西。但事物对我们来说是不存在的，直到它们被带入言说，也就是说，直到它们被中介。这是一个让我们纠结的奇怪概念，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存在是其他一切的先决条件。对于这方面的黑格尔的影响，以及直接性和中介性的区别，我们必须牢牢谨记在心。中介性，在这种情况下，言说向真理敞开。在此之前，我们缺乏认识事物所必需的反思意识，因此也就缺乏接近真理的途径。对于拉康来说，这于存在之前的，虚无，才是实

在。

现在，这提出了一些我们今天得不到任何答案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将来再回头讨论这些事，比如，如果实在先于存在，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如果有的话？实在虽然没有存在（being），但它仍然外在（外存在，外实存）（ex-sists），这意味着存在着一种向外推进的存在，它本身并不具有一种激进的他者性在我们自身的中心。

移情中的言说

SPEECH IN THE TRANSFERENCE

19 物的时间

The the time of thing

对应原书第 19 讲：《言说的创造性功能》

1 什么是言说？

拉康区分了言说和动物发出的声音，相比动物发声的机械运动，言说则寻求承可，让人们把它理解为言说并相信它。所以它独特地区别于其他声音，它需要他者。他举了奥德修斯的伙伴的例子，在《奥德赛》第十卷中，他们被巫师喀耳刻变成了猪。这些人现在处于人类和动物之间的模糊空间，因为他们的咕哝声仍然在寻求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对奥德修斯以及他们还是人类时与他的关系的怀念。

言说的第二个要素，超出了它被承认的目的，即它内在地是多义的。言说从来都不只有一个含义或意指。相反，言说的意义是其用法的总和，这个说法类似于晚期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提出的观点，即词的使用是在特定语言游戏

中的意义中发现的。拉康则认为言说是基于主体的历史，言说的使用所承担的意义往往会偏离维特根斯坦所想的那种公共实践。可以从言说的创造性功能来理解这种差异，即现在的词语具有发现其过去根源的意指，这就是言说的隐喻性。拉康认为其关键在于创造一种新的存在秩序，将未说出口的过去的意义与现在正说出口的话的意义联系起来，以一种不一定明显的方式建立联系，并在这些意义之间产生共鸣。

隐喻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不可言说的极限，这个对言说的超越，而不可言说的极限正是使隐喻首先成为可能的原因

2 物的时间是什么？

概念使物成为存在。拉康在这里对概念有一种特殊的理解，并明确地将其与黑格尔联系起来。在《逻辑学》中黑格尔指出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区分被概念所克服。它允许思想思考自身，因此它是自我意识的必要组成部分。在目的论上，概念被认为是一个自我分化的过程，它指向绝对精神，并在一系列的辩证阶段中展开。

拉康指出，**概念是物的时间**。物在言说之前并没有现实化，言说通过概念使它们变成存在，也就是说，它给了他们一个开端，维持了一种差异中的同一性。

言说通过隐喻的创造性功能赋予物在历史中的运动，使

物在不同的概念中找到了表达。运动的概念在这里很重要，因为时间就是运动。时间的流逝本质上不是用时钟来衡量的，而是经历变化。

拉康强调言说总是有历时性维度，而不仅仅是共时的。这种从历时性到共时性的转变导致了对无意识概念的探索，在《自我和本我》中，弗洛伊德指出在本我中没有任何东西与时间的概念相对应，既没有对时间流逝的认知，也没有会随时间流逝而改变的心理过程。

无意识就像不存在于时间中的概念，但它创造时间。这难道不意味着无意识以某种方式在运动吗？所以，当它给予物时间的同时，在时间中主体可以被重新定位，通过新的概念成为物。

3 根据对言说的理解，什么是移情？

当移情涉及到在精神分析中对言说的超越，我们实际上是在处理被压抑的欲望，被压抑的是我们的话语模式禁止直接表达的东西，因此它们同样不能被识别。然而，话语虽然不能直接表达，却参与了一些与不可言说的被压抑之物相关的事情。

弗洛伊德首先在《梦的解析》中提出移情的概念，在梦的构思中，清醒时的记忆痕迹被用作在梦中表达欲望的原材

料，当这些残余的意义被耗尽，它们在清醒时可能拥有的欲望也被剥夺，被从原本的语义环境中的意义脱离出来，又被赋予了另一种意义。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移情。

关于移情的分析，寻找着言说的多重意义，它将它们与各自的情况联系起来，通过注意什么时候言说已经充实来做到这一点。

言说的创造性功能在于它的错误，而不是任何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好的隐喻所赋予的洞察的清晰性。

总结：

1. 言说需要他者，言说内在地是多义的，言说的意义基于主体的历史。
2. 物在言说之前并没有现实化，言说通过概念使它们变成存在。
3. 无意识不存在于时间中，但它创造时间。
4. 移情涉及在精神分析中对言说的超越，对移情的分析实际上是在处理被压抑的欲望。

20 是什么传递了真理

What delivers the Truth

对应原书第 20 讲 《言说的意指》

一、移情是如何让他者经由我们而言说的？

在上一讲《物的时间》的后半段，弗洛伊德通过“白天的残余”（day residues.）说明了什么是移情——记忆的残痕被抽干耗尽，而后在其他情形下被赋予意义。接下来关于移情起作用的方式，则是通过隐藏的无意识话语：无意识掌握了表象（apparent）的话语（就是你我都意识得到的话语），并用它代替了他者的话语。

他者和我们同是主体和无意识，但它的呈现之所以要为表象的话语所中介，是因为我们的基本愿望是通过将他者拉入谈话中，以此来获得承认——他者于是被关联在了一个主体间的关系中。该种话语被称为实言，在实言中，他者的话语在我们的超话语（over discourse）下变的明显（apparent）。通常来说，实言体现于梦、口误、诙谐语、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之中。拉康认为，分析师应该敏锐得去捕捉这些实言中的环节，因为在这些环节中，被压抑的欲望正在希求承认。

二、奥古斯丁如何看待能指及其所指之物的关系？

拉康连着第三次讨论了宗教人物。在第 18 讲的最后，拉康提到了安格鲁斯·西勒修斯（**Angelus Selisius**）。他从《**Cherubinic Wander**》中引了一段，并将其与分析的结束——想象界的消逝做了类比：从某种意义上说，“偶然性消失了”，然后主体出现了，但“本质是不变的”。拉康从弗洛伊德的公式中看到了这一点：它所在之处，自我必定出现。拉康激推西勒修斯了的作品，认为它比十字架的圣约翰更丰富。在第 19 讲中，拉康引用了迈蒙尼德（**Maimonides**），并在讨论移情的语境下阐释了他的作品。拉康注意到迈蒙尼德是如何透过无序、破裂与不谐，说出与神有关的不可被言说的内容。对拉康来说，这就是实言的早期表现形式。

而在第 20 讲中，拉康通过奥古斯丁来讨论语言。奥古斯丁的“表达的意义（**De locutionis significatione**）”在拉康的语境下可以被理解言说的指称功能。奥古斯丁提出了两个主要问题：符号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符号和可指称的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于第一个问题，奥古斯丁的《论教师》将言说与教与学的关系架设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层面，以此整合主体间性。然后，他探讨一个句子中的每个单词是否可以被单独赋予某种所指的内涵。奥古斯丁最后的结论是：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不经有某种符号而被指出，除了言说本

身的概念。而定义某个东西，则需要更多的文字或符号，正因如此，这些符号与它们的对象永远是不相等的。反之，对象则是可指称的。关于第二个问题，拉康认为我们接收到的符号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所要指称的事物。但我们想要的未必是符号或符号所指称的事物，而是对符号所传达给我们的事物的知识。在这一点上，拉康注意到，奥古斯丁并没有清楚地区分知识 (knowledge) 和识别 (recognition)，但我们也可以说，符号允许我们识别到它所指的事物。

拉康赞扬了奥古斯丁对符号和它所指物之间关系的怀疑。但奥古斯丁的局限性在于，他把真理定位在符号之外，认为只有通过从外部的照射 (启示 illumination)，人们才能认识真理。但拉康认为，**恰恰是言说创造了真理**，是言说将真理引入现实。当然，照射 (启示) 这个模糊的概念称得上是先验知识的滥觞了，它影响了中世纪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

三、为什么拉康在本期研讨班中突然将讨论转向了这些宗教人物？

这整一节主要关注言说与移情，重点不在想象，而在象征。而宗教的功能主要集中在象征位面，它是西方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象征结构，与本节主题。此外，宗教思想家们已

经解决了长期困扰宗教人物的关于语言的问题：狄奥尼修斯在神秘主义神学中，谈到了为上帝命名或描述上帝属性的问题。这是试图用有限来容纳无限的问题，但语言在这里并非失效。不过，但我們也需要考虑语言的不同功能。肯定神学的言说（Cataphatic speech）归纳出上帝的特征，但还有一种否定神学的言说（Apophatic speech），它与那使得言说的对象变得不可言说的东西进行对话，从而铺设它的否定性。这类似于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拉康发现宗教思想家们对语言的问题化处理益于他的思考，尤其是在当今的科学主义语境中，语言变得扁平，缺乏问题意识，并且严格地具有指向性。

总结：

1、他者的话语，在言谈中，转移成为表象的话语，透过表象的话语而被言说出来。这种言说是被压抑的欲望在寻求承认。

2、能指与所指之物的关系在言说的层面，而二者终究有所断裂，真理正是在言说的断裂中被创造的。

3、宗教思想家对语言的思考启发了拉康的问题意识。

21 谬误的真理

The Truth of the error

对应原书第 21 讲：《从错误中显现的真理》

1 错误是如何导向真理的？

奥古斯丁认为真理在符号之外，因此只有通过“光照”（启示），真理才能被认识。相比之下，拉康则坚持认为：言说将真理引入实在界，真理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被认识的。拉康用谬误来定义真理。**拉康认为谬误是真理的功能、真理的运动和真理最常见的显现形式，并不把真理和谬误对立。**

我们暂且假设有一种终极的、无条件的、绝对的真理。那么一个有限的心灵可能抵达这样的真理吗？我们假设，试图抵达上述这种真理的努力是可能取得进展的，那么直到终点前，在彻底抵达真理前的过程中的任意一点上，真理是以何种方式显现的？它只可能是不完美的真理，因此，它只能是谬误。即使是科学也是按照这个逻辑运作的（但科学主义并非如此）。许多人认为科学是一种证明某些事物的行为，甚至是一种证实某些自然规律的行为。然而，科学中常常无法产生出“证明”（proof）这个词中意味着的某种确定性和被证实性。事实上，科学方法力图找出发生误差（error）的可能性（同样的，这里也要与科学主义区分开来）。你们可能对（统

计学中的) P 值很熟悉,正是这个能指给予对研究结果的认可。P 值实际上是对误差(error)的测量。P 值给出了“研究中测量到的误差的出现是由纯粹的偶然而导致的”的可能性。同时我们随意地规定到:当“纯偶然导致误差”的情形的发生的概率小于 5%时,科学界就认可你的研究,这就是 P 值 ≤ 0.05 的意义所在。这并不能证明你的假设是正确的,只能保证假设更有可能是正确的,科学事业就是这样继续下去的。**因此谬误通常是真理的显现形式。**

但是当我们的符号系统间出现矛盾时,我们会遭遇到谬误和真理之间的差异。回到科学上,我们可以说这类似于托马斯·库恩所谓的“异常现象”。这些异常现象首先会被特设的、临时的、辅助性的假设掩盖,我们或许可以称为:缺口的想象性闭合。这种处理方式会一直被延续下去。直到某科学范式中的异常现象由于不断积累而过于庞大,导致了其范式的危机。异常现象或者说矛盾-将真理与谬误间的差异摆到我们眼前。于是此处我们便有了一个十分黑格尔主义的关于“真理”的概念。

正如拉康明确指出的那样:“获得绝对知识的时刻,就是总体话语在彻底的非-矛盾中逐渐逼近自身的时刻。”同时,我们会遭遇一种矛盾。这种矛盾体现为不协调的符号系统间的缺口和断层。由此必然的推论是,言说中总是且必定包含谬误,就如同精神分析本身也要在谬误的界域内展开一样。

分析师致力于谬误之中的真理的爆发，即错误、口误、失败的或流产的行动等等。正是在这些时刻，主体欲望的真相才能被揭示出来。正如拉康巧妙地指出：“真理在错误中抓住了谬误的脖颈。”因此，我们必须补充：错误不仅是在真理实现其自身的这条道路上对于真理的显现；错误是这条道路本身。

2 谁是进行话语的主体,谁是进行言说的主体?

在精神分析中，那些公开的（通过“说”的方式产生的）言说中的矛盾和口误指向的是另一种言说。我们言说的总比我们想说的要多，也比我们认为自己实际说出的要多。主体以自己所不知的方式道出真理。但主体总是要通过能指来道出真理，无论这个能指是言说还是身体性症状。拉康通过架构进行话语的主体与进行言说的主体并将他们对比来阐述上述情形。进行话语的主体带着某个意图言说，且确信言说说出了言说所要表达的意思，或至少清楚言说说出的何时不是言说所要表达的意思。然而，这个主体总是被进行言说的主体超越。进行言说的主体即无意识。

拉康在这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话语总是以谬误为标志，并因此受制于矛盾，那为什么话语背后的话语不以矛盾为标志呢？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是什么令无意识不

知道矛盾的？拉康认为：真正的、真实的言说服从于律令，且具有不同于日常话语的形式和手段。我是这样理解拉康这句话的：“被无意识、进行言说的主体道出的真理是被压抑的欲望”。这个欲望是他者的欲望。它为其自身言说，而不为其他言说。相反，进行话语的主体总是为他者言说。首先，它向想象界中在场的对话者讲话。其次，它也为进行言说的主体言说，即话语背后的话语。在这些话语汇集到一起的那一刻，矛盾才成为可能显现。正因如此，矛盾总是公开的言说的一种显现，矛盾为他者言说。因为进行言说的主体只为其自身言说，所以它不知道矛盾。

因此，精神分析的定义变为了对于某主体的一系列特定于该主体的揭露。且精神分析要求分析师时刻注意那些错误（失误、口误），那些充实言说发生的时刻。在奥古斯丁看来，这种时刻完全地脱离于言说，因此需要“光照”（启示）。然而对弗洛伊德和拉康来说，这些是听到超出话语的另一种话语的时刻，因此需要**诠释**而不是“光照”（启示）。

既然已经理解了进行言说的主体与进行话语的主体之间的辩证运动，我们就可以开始更深入地理解三个关键的精神分析概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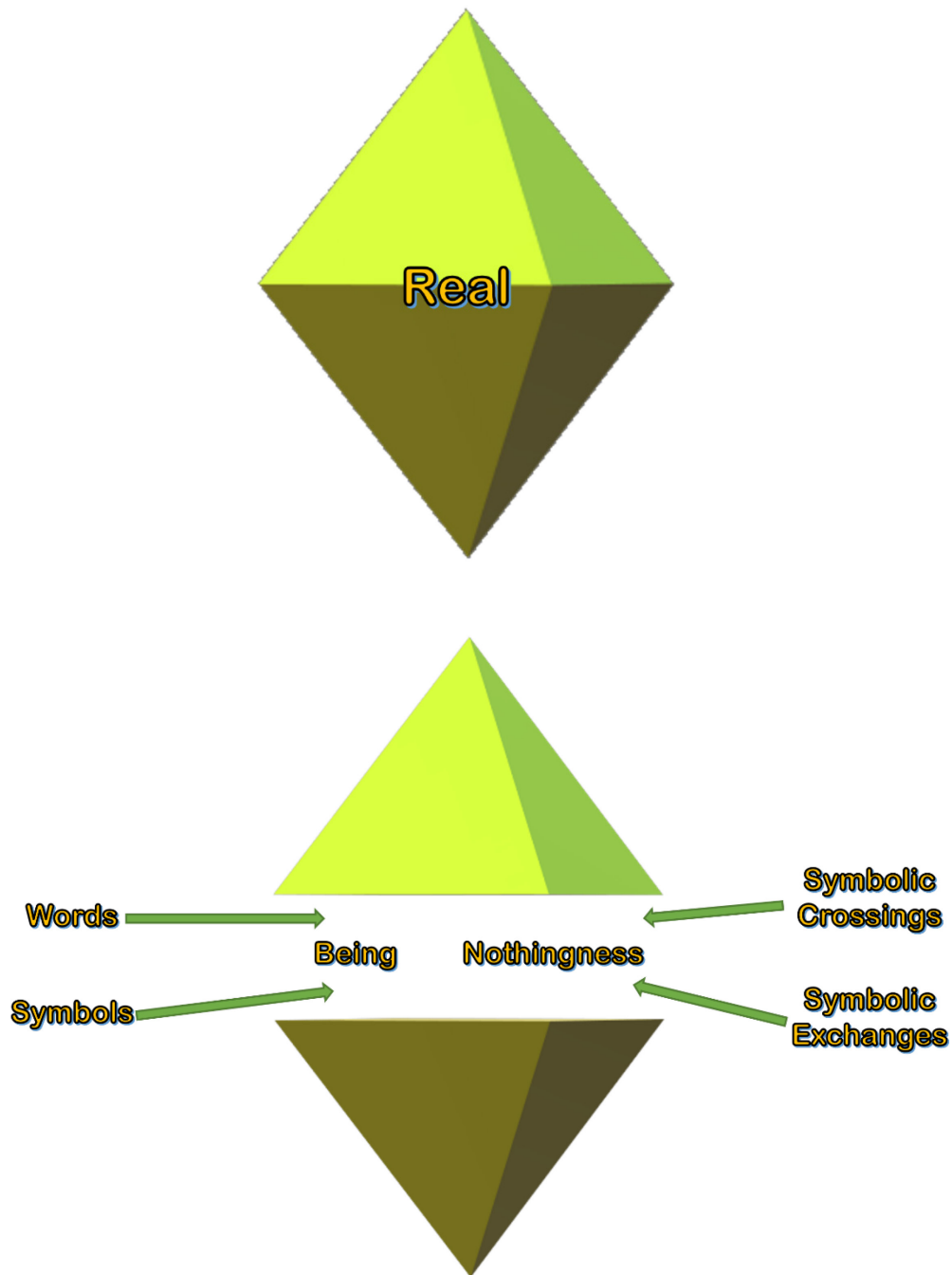
首先是**凝缩**（condensation）。这个概念通常被理解为几个形象、主题与能量向单一的想法或单一的符号上的汇聚。现在我们要补充道：凝缩是指在话语间的数个冲突点或矛盾

点的链接。这种链接找到了一个共同的交点。这交点是一个单一的能指，拉康在第三期研讨班中称其为“结扣点”。

其次是**否定**。这个概念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否认行为。我们现在补充道：这是否认与隐秘的话语（与公开的话语相对）之间的关系，或是用公开的话语来抵抗隐秘的话语的生成。

第三个是**压抑**。这一概念通常被理解为一种限制：将表征限制于无意识中。现在我们要补充一点：压抑是对话语的打断。压抑是对于能指链中一个能指的排除，但这个能指会通过另一个能指来标志被压抑的回归。拉康通过弗洛伊德的一个梦来阐明这一点。弗洛伊德在这个梦中梦见自己写了一本植物学的学术专业著作，其中含有一张他妻子最喜欢的花的图像。我们终于能发现，梦是如何拾取了某些白天的残余 - 这些残余最终是与弗洛伊德在清醒时压抑的一个欲望联系在一起。这个欲望即：弗洛伊德认为自己可能取得了一个重大的医学突破，而他希望能从中获得认可和名誉。这个欲望还伴随着他对他妻子的愤怒：他被迫改变了计划，并因此没有取得那个重大突破。通过将这个在清醒时被压抑的欲望置于另一个能指中，它换了个形式继续着它的伪装。所谓“自己的新的符号化身”。这个案例中，即是那本植物学著作。

3 言说的运作方式与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的关联。



拉康在这一讲的结尾部分给出了一个钻石状的多边形二面体的图像，旨在加深我们对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这三界的理解。他将中间的平面理解为实在界的面——这平面就是实在界本身。于是上半部分与下半部分便被分开。两个金字塔形状的体之间的空出的区域就是拉康所说的“存在和

虚无”。这个开口引入了文字和符号，并使符号性的交叉和符号性的互换成为可能。存在和虚无的并列放置可能令人困惑，因为它们通常被认为是相对立的，但这恰恰是关键所在。实际上，作为符号性的交叉和符号性的互换所在的区域，用所有矛盾中最基本的矛盾（存在和虚无）为它命名是合理的。我们在这个作为矛盾的区域中能发现三界间的断裂线，那里铭刻着爱、恨和无知这三种基本激情。拉康认为上金字塔是话语中言说所在之处，也是存在得以实现的地方。这里也是矛盾被悬置的地方，欲望的真理被认识的地方。

总结

1 谬误不仅是在真理实现其自身的这条道路上对于真理的显现；谬误是这条道路本身，只有在谬误之中主体欲望的真理才能显现

2 进行言说的主体即无意识。被无意识、进行言说的主体道出的真理是被压抑的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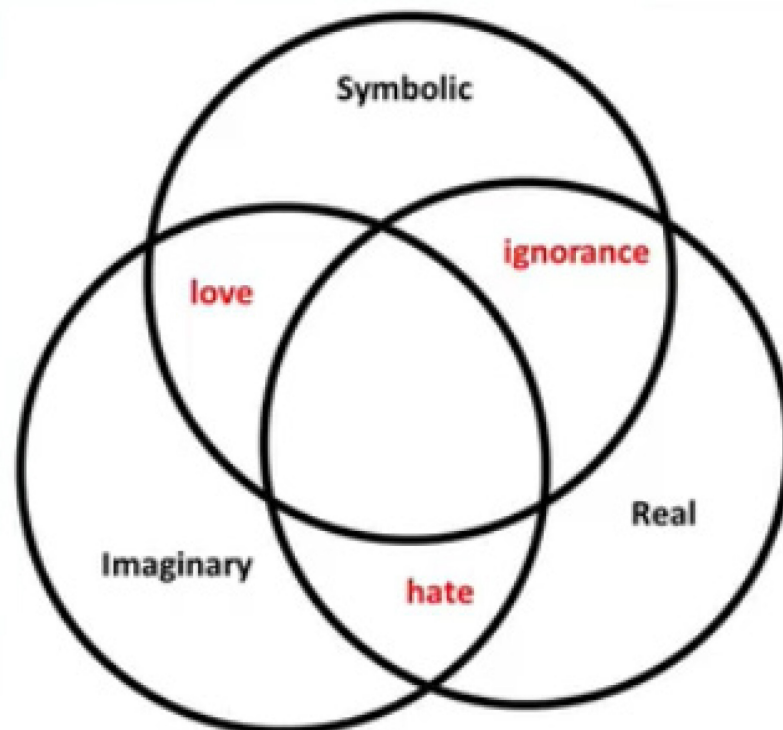
22 移情与无知

Transference and Ignorance

对应原书第 22 讲：《分析的概念》

1 为什么是无知是最重要的激情，而不是爱与恨。

爱在象征界和想象界的交界处起作用，而恨在实在界和想象界交界处起作用。最后一种是无知，它位于实在界和象征界的交界处。无知是经常被忽视的激情，然而，这是精神分析的一个基本要素，因为主体的无知位置是它的一个基本参考点。



拉康区分了两种爱，一种是作为一种想象的激情的爱，

另一种是作为一种主动的礼物构成在象征界的平面上。作为一种想象的激情,爱本质上是自恋的,它试图捕捉并把他者变成一个被自己吸收的客体。这种爱是一种渴望被爱的欲望,它欲望着这个客体被拉康所说的自身的绝对特殊性所俘获。他补充说,我们不会满足于因为我们的一般品质和特点而被爱。相反,我们要求自己因自身的一切而被爱,而不仅是因我们的自我被爱,而是正如拉康阐述过的,因为一个人的发色、癖好、弱点等一切而被爱。还有作为礼物的爱。这种爱相比之下是指向对方的,指向他们不可想象的特殊性。言说是调解这种爱所必需的,如果没有言说,这种爱将只剩下想象的迷恋。拉康会在以后的讲座中提到更多关于这种爱的内容,尤其是第八期研讨班。

其次是**仇恨**,如果在爱情中,对方会成为自恋投注的客体,以滋养我们的自我形象。当对方让我们受挫,没有达到那个形象时,仇恨就会产生。这就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性张力。在恨中,一方希望对方堕落到混乱和毁灭。拉康接下来将仇恨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并将西方文明视为仇恨的一种,它以种族走向自我毁灭为标志。这一分析与海德格尔的批判不无关系。他认为西方文明正在经历一场文化和智力危机的衰落,这导致了虚无主义。技术和当代社会的作用,以及人类和自然是怎样为了技术进步而被物化的,就突出了这一点。拉康提取了文明将人物化的概念,并把它与自我结构内的恨的一

极联系起来。他补充说，在我们的日常话语中，这种仇恨在许多伪装下像是陈词滥调，它混合了这种意想不到而又简单的合理化。这让我想到了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的概念，虽然她在十年内都没有出版那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最终，我们来到了无知，它位于象征界和实在界之间。关于这类激情，我们对被比作苏格拉底位置的分析师位置有了一些洞见。在名为“米诺斯”的对话中，苏格拉底试图与他的对话者米诺斯，达成对美德的定义。但米诺斯回答说，要探索一个人并还不知道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你找出了那个知识，你怎么知道你找到了它？除非你已经知道了它，你已经拥有了那个知识。所以苏格拉底问米诺斯一系列的问题，让米诺斯自己想出一个几何问题的解决方案。来证明从无知到有知的状态是如何可能的。拉康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苏格拉底教会了奴隶赋予自己的话语真正的含义，尽管这里有很多关于文本的内容，特别是苏格拉底关于记忆的观点。由此而论，最重要的东西是，一个人如何从无知出发。无知不是消极的东西，它是使被压抑的东西成为存在的可能性的条件。在柏拉图观点中，无知是被遗忘的形式，在拉康看来，无知是被压抑的欲望。精神分析的含义是，分析师一定不是那些自认为知道什么的人。事实上，对拉康来说这是大部分心理学流派正在犯着的错误。拉康说过一句很有趣的

话,他说:“...在心理学中,除了心理学本身是人类视角的错误这一真相外,没有人拥有更多知识”。

2 移情是如何建立的?以及为什么移情被定义为情感而不是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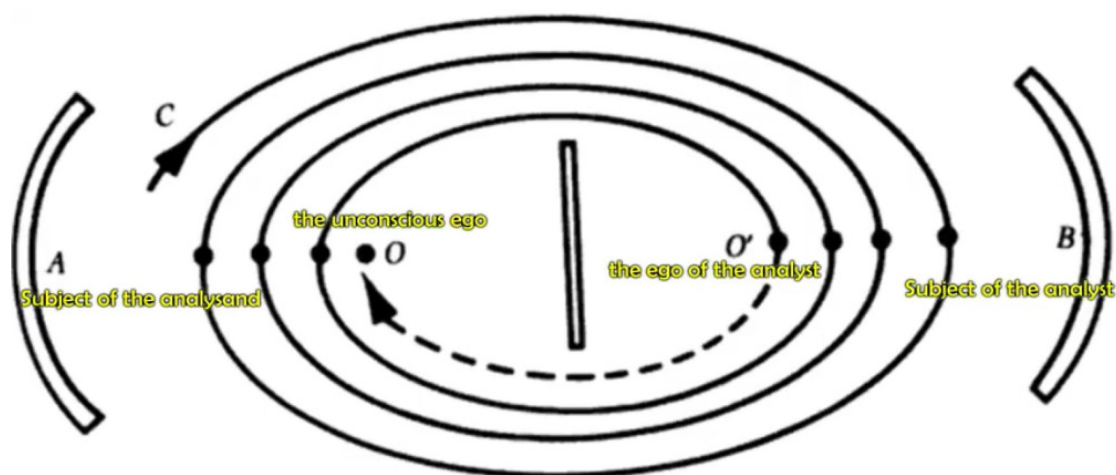
言说是建立在主体间性上的。它将两种主体性置于存在的维度内,并通过回溯作用对其进行转化。移情是这种转变的路径。拉康对移情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一是已经提到过的,与情感有关。移情也被认为与实在界有关,作为一种发生在此时此地的现象,在分析师和案主之间。拉康表示,尽管移情被认为在实在界中,它实际上是一个想象的实在。拉康也根据两个人之间的想象关系来考虑移情,但关键的是,它也总是涉及到第三方。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对动物来说,想象界关系到有机体和欲望对象之间的兴致关系。然而,想象主要集中在自我的镜面形象上,这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由于我们自己的形象和我们孩童时期的早熟状态之间形成了差距,新生的主体不断地寻求用一系列想象的认同来掩盖这一鸿沟,一个人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发现自己的形象。我们在欲望的跷跷板那一集讲过这个。这种身份认同的历史形成了一个人的基本范畴和对世界、对客体的理解。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自我的

形象总是通过他者的中介来实现的。这种关系是辩证的，在爱与恨之间来回移动，同时形成自我的结构形象。然而，有一些想象的固恋点仍然无法被语言吸收。以创伤为例，这些创伤图像无法被成功吸收。所以它们被压抑了，这导致了一个人的历史上的漏洞和语言上的空白。

精神分析中的自由联想规则剥夺了言说的社会规则。这使得言说可以更自由地滑动，也为错误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言说主体的这些被压抑的维度与进行陈述的主体在那些错误中结合在一起。移情发生在案主和分析师之间能指的交换中，它通过对分析师所说的想象关系的言说的逐渐揭示而发生，而分析师有时也会以诠释的形式说话。正是这种与他者的关系，通过能指的交换，使移情变得明显。那么，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让主体致力于把当前被压抑的，被截断的想象带进存在（使其显现）。

3 分析的图式和概念是什么？



这里我们发现 O 代表了主体的无意识自我，案主的主体由字母 A 所代表。O 是主体 A 没有意识到的自我，是个人历史中不被消解的创伤。分析的目的是将这些元素整合到象征界中，这是通过言说和他者的中介发生的，在精神分析中，这个他者就是分析师。在这样做的过程中 O 的位置被转移到了 O' 上，我认为 O' 是分析师的形象，分析师的自我，尽管文本中没有说得很清楚。与此同时，主体 A 让自己被代表分析师的主体 B 听到。字母 C 在这里代表主体只要它与无意识的自我 O 是不同的。我们可以看到 C 线是如何越来越接近 O 线的，同时缩短了 A 和 O 线之间的距离，也缩短了主体和他们无意识自我之间的距离。螺旋形代表旋转的对话和分析关系的移情。在分析中有一种这种话语的回响，当我们从案主自我暴露性的话语转向分析师对该话语的诠释时，进展是逐渐取得的。

第一，是在个人历史中承认自己的第一人称，第一人称从“Me”、“Moi”即自我，到“I”、“Je”即主体。对于拉康来说，这就是弗洛伊德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本我所在之处，自我应在”。不同的是，我们现在会说，自我会被无意识主体吸收，而不是像通常理解的那样，无意识主体被自我吸收。但这种承认只是第一步。

其次是在象征关系方面取得进展，包括象征超我的打断和禁止，它促进了压抑。拉康指出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在

案主和分析师之间的话语的回响，一定不能太迅速地连结在一起，因为它会使移情过于强烈，从而引起阻抗，拉康说这呈现为一种无效的沉默。他在一段简短的旁白中提到，有一种生成性的沉默，能识别出他者的存在，但拉康并没有继续展开说下去。

所以我们以一个问题的答案来结束这次研讨会，这个问题就是“分析的概念是什么？”还记得在之前的视频中，**概念是物的时间**，对于拉康来说，**移情是分析的概念**。因此，**移情这也是分析的时间**。精神分析需要时间，它不会在保险公司承保的疗程内完成。

23 【完结】对拉康研讨班 1 内容的总结

1 在阅读研讨班 1 时有哪些地方让我眼前一亮？

通读研讨班 1，最大的惊喜之一是从缓慢的、有意的解读中可以收获很多知识。

从理论方面是这么一回事，但在实践中很难执行，因为总是有太多东西要解读。至少对我来说，有时我想尽快把内容塞进脑子里，以获得更广泛的运用知识的基础。我认为这样做好处颇丰，尤其当你首次了解某个话题或思想家时。我认为最好是在仔细观察树木之前先一览森林的全貌。因此，虽然不可能像这样阅读一切，但我确实建议你尝试以这种方式去阅读一篇你特别喜欢的文本。

第二点令人惊讶的是，有许多晚期拉康的思想已经在早期拉康那里初露端倪。

刚开始学习拉康时，许多人可能会求助于一些总结性的研讨班，这些通常集中在后期的研讨班上，特别是研讨班 11。你也可能经常听说：早期拉康对想象和象征感兴趣，而晚期拉康则更关注实在。当然，实在在晚期研讨班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但它在研讨班 1 中也有明显的体现。某种程度上，实在不是简单的“现实”，拉康说：“实在是绝对抵制象征化的东西。”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能给实在下一个更好的定

义, 尽管晚期的研讨班详细阐述了实在于“三界”中的地位。最后, 我意识到我把想象理解得过于简单了, 我把它理解为一系列产生自我认同的过程, 它理解的东西是我们的一部分吗? 讽刺的是, 我可能陷入了对想象的想象性理解。

让我惊讶的是, 虽然这些都是正确的, 但我仍不能理解自我的历史维度, 即自我是由欲望浪潮的冲刷形成的一系列层次, 那些被压抑的想象的层面成了无意识的一部分。

我仍然不明白的是, 主体是如何与这个被压抑的想象层面联系起来的。尽管我知道主体是无意识的, 是与象征有关的。如果主体将自己认同于自我, 这时就产生了一种误认。主体是认同未被压抑的自我? 还是认同被压抑的自我? 还是两者都认同, 但方式不同? 也许我们会在之后的研讨班学习中得到答案。

2 在阅读这期研讨班中我所得出的十大想法是什么?

现在, 来谈谈我对研讨班 1 的十大想法。

这也将作为对本期研讨班的总结, 我不是根据喜好, 而是根据为整个研讨班提供了总体上的连贯性的程度排列了这些思想, 这将不可避免地遗漏许多想法。

第一点, 时间概念对于理解拉康至关重要

我把它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理解拉康的基础。如果不理

解他的时间观，你就很难他其余的思想。对拉康来说，时间不是一个线性的概念，过去发生的事情要从现在的观点来回溯地理解。这个理论从成年人的经历开始，以成年人的视角，我们才开始理解童年的经历。同样地，主体的历史只与过去在现在的存在程度有关，而过去只在后来引入能指时具有回溯性地创伤性质。这种时间观有一个特殊逻辑，它不符合我们更熟悉的线性时间顺序。

第二点，自我的发展展开

这是我之前提到过的研讨班中让我惊讶的事情。

拉康很早就区分了初级自恋和次级自恋。初级自恋是动物共有的自我维度，它建立了一种身体统一的体验和与自然世界的关系。生物体通过一套有限的预制框架或想象性条件来建构它的世界，这主要是为了生物繁殖。

然而对人类来说，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这是因为在身体统一的形象和由于早产和神经系统发育不全而导致的身體性无能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因此，人类无法应用使我们能够正好适应环境的框架。因为无法建构满意的理想自我，孩童会去寻求他者的帮助，这些他者以理想自我的形式为孩子提供了一种掌控的形象。之后，孩子可能会认同这个形象并把它当作自己的形象。这样的认同不是时间上的某个时刻，而是一个延伸的系列过程。然而，他者不一致地反映了理想形象，而理想形象本身就是一种扭曲，因为其中包含了他者

欲望的元素。

我们还要搞清楚一些问题：第一，在认同理想自我的过程中，我们也假定他者的欲望是我们的欲望，这在我们自己中产生了一种根本的异化；与此同时，他者扮演这种理想自我也有起伏，导致我们对其态度在爱恨之间摇摆不定。这一切都产生了主体独特的历史，历史是由层层自我认同所定义的，这些自我认同是后来完全形成的自我之基础。

第三点是象征（界）的引入

如果我们一直保持想象性认同，只在爱与恨中发挥作用，我们最终会彼此毁灭，至少拉康是这样认为的。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因为总有第三者，一个调节主体和另一个主体关系的支配秩序。通过一系列支持与反对、接受与拒绝、肯定与否定，孩子懂得了象征秩序的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学会了他们所处社会环境的规则，在这过程中内化了一种象征秩序，它与提供象征意义的特殊结构和交换规则的律令相联系，并建立在此基础上。

因为**象征是构造并塑造想象之物**，一旦被引入，象征就成为了去往想象的唯一通路。象征也有它自己的生命，独立于自我，它就像一个内在的异物，居住在我们体内，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居于象征内才能够言说。言说总是允许我们把某物带入存在，区分在场与不在场。**象征以升华和压抑两种方式与我们的想象世界相连。**

自我理想是律令中负责升华欲望的要素，这种欲望来自于我们想象中的身份认同。相比之下，超我是律令中负责压抑欲望的要素。超我虽然来自于律令，但作为律令发挥作用的一个元素，它却超出了律令的限制，可以说成为了对律令的一种误认。

这就引出了第四点，症状的起源

我们的想象认同和有关欲望的某些要素是如此难以接受，以至于无法被象征整合，于是这些情境在事后获得了创伤性质，并被超我所压抑。但是，如果一个人有了自己的生活，脱离了象征秩序的其他部分，他就会腹背受敌。

第一是无法被象征化而被压抑的创伤，形成致病核。然而，这种创伤尽管被压抑，对认同的欲望仍然存在，它通过借用另一个能指伪装起来，我们可以称之为症状；然后是超我，在某种意义上，超我通过禁止承认创伤创造了致病的核心。它以一种恶毒却又毫无意义的方式进行压抑，因此是它导致强迫重复，目的是掌握原初的创伤体验。（将创伤事件缝合入符号秩序，赋予其意义）

第五点，自我是主体的症状

自我最初是一种误认，因为我们认同在他者身上看到的东西。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它在爱与恨之间摇摆不定。然而，引入象征之后，自我似乎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

它继续作为一种对自己的误认发挥作用，在这一过程中，

主体的一部分认为自己是整体的。它认为自己是言说的主人，用所见的无缝的、完整的现实掩盖了知识的空白。作为症状自我功能与此相关而又有所不同。**超我的压抑将想象的元素渲染成无意识的，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致病核的形成。它拒绝被言说，因此拒绝被承认。**

我仍然不确定无意识的自我是致病核本身，或者仅仅是抵抗其被识别的主要形式。不管怎样，这都是人类病理化的表现。

还有一种情况是自我被超我所监视。所以似乎有某种象征之物试图使自我保持不动，这几乎以一种惩罚的方式加强了它的症状功能。

第六点，识别言说之中的欲望

如果创伤性致病核是尚未被整合入更大的象征世界中的东西，如果它的活动以渴望被识别为标志，那么**精神分析的核心目标就是通过命名将一个人的欲望的真相带入存在（使显现出来）**。拉康喜欢拿“大象”这个词举例，尽管并没有一头真正的大象在场，这个词还是使我们联想到真正的大象。

由于言说是一个人重新整合被压抑的欲望的唯一手段，因此它是精神分析的主要关注点。

第七点，作为核心技巧的自由联想

言说的优先性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自由联想在精神分析

中的作用。在这种不自然的情境中，一个人能或多或少地免于传统语言习惯的影响。因此，当进行自由联想时，言说受拘束，通过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交谈时的犹豫和语误，打开主体历史的断裂才得以可能。

这为精神分析提出了**双重目标**——第一，主体要致力于将被压抑的想象性认同变为现实；第二，通过语言将它们整合进象征秩序。

第八点，错误揭示了真相

然而，有不同种类的言说方式，有些能有效地将被压抑之物纳入象征秩序，而另一些则抵制这种整合。这两种形式分别叫做**充实言语**和**空洞言语**。

空洞言语来自自我，且针对另一个自我。在分析中，它是一种对自由联想的抵制，它并不能揭示无意识的真相；充实言语打破了空洞言语，表达了主体的真相，它在语言的失败、变形和口误的时刻揭示无意识。

分析师所倾听的，是空洞言语中充实言语的时刻。或者说换句话说，用心倾听言说主体，它通过说话的主体表达自己。

第九点，作为象征交换的移情

当充分言说从空洞言说中出现时，一种象征移情就发生了。

移情是这些话语的交叉，它们发生在主体性间。它涉及能指的交换，通过行间书写的过程，能指被剥夺了当前的意

义，并被重新用于另一个从无意识中出现意义。这些转喻和言说的发生并不局限于个人，而总是发生在与他人的话语中。

移情一旦发生，或多或少都带着些象征性。有时，分析师会将案主自己的能指奉还案主，这些能指反射回案主自己的话语上，以这种方式，案主开始意识到他们话语中的错误，并认识到在那些时刻中被言说的欲望。

最后第十点，无知是最重要的激情

拉康说：促成这一切的是无知的激情。

这激情处于象征和实在的结合点。虽然在这期研讨班中没有明确说明，但我们可以大胆猜想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也许是因为人们意识到了**象征中的断裂**，这些断裂是实在中未被象征化的元素，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种习得性的无知。

人们确实获得了一种组织和构造起想象的象征系统，但在一种习得性的无知状态下，你会意识到这种结构化是不完整的，会存在一些裂隙让你知道你不知道。就像苏格拉底说的，“要知道你自己的无知”。**处于无知状态是将新事物带入象征的可能性条件。因此，知道自己的无知是精神分析最重要的激情。**

我们可以扩大这个范围，问一问，这种方法不应更普遍地应用于教育吗？

当我第一次开始阅读拉康时，我对他的理论一窍不通。然后，一旦我有了足够的知识来谈论拉康，我曾认为我明白

了自己在讲些什么。但在克服初学者的傲慢时，我已经察觉到我理解中的漏洞，但其中仍有一些很容易被我用过分简化的解释来填补的断裂。

通过这次第一期研讨班的通读，我觉得我对拉康的知识有了增长，但同时也更加意识到自己知识中的断裂。因此，我们的思想必须永远在运动中，永远不要停下追逐知识的脚步。

运动中的思想，它随着螺旋式接近那个无法命名的东西而逐渐深入。希望能让越来越多的东西被人认识到，同时也承认这是一个无限接近真理的运动，尽管在这一过程中犯错和倒退在所难免。